

編主境另孔

集二第刊叢本劇

妻

暉 昭 鄧

行印局書界世



妻

二
幕

版 所 有 權
不 准 翻 印

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出版

劇本叢刊
第二一集

妻

實價國幣八十元

外加運費區費

著 者 鄧 昭 暉

發 行 人 陸 高 誼

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

自序

我個人寫劇本是初次。這番寫了一個「妻」，居然能夠演出並印成這個小冊子，那末這是說：我已自一個戲劇的愛好者走向了劇作的嘗試的階段。

「妻」的故事孕育在腦子裏恐有四五年之久了，原來並不打算把它寫做劇本——我以為這故事或有動人之處；但此等故事早已失却其時代的重要性，二三年來從未想到要把這故事提出來寫成任何形式的作品。自覺即使寫出來也無非是歷史上許多故事的類同與重複。此番寫成劇本，名之謂「妻」，這個「妻」的內容僅僅是易卜生的「娜拉」與「娃娃」（英譯為 *Dolls' House*）我不知該如何譯這個劇名）的再現。我明知道易卜生的時代已經過去，即使在中國社會裏還存在着當時挪威的癥結，我也不想用冠冕堂皇的話——何況我的「妻」還並不能做到如易卜生所能做到的——硬要把自己的「妻」看做是一個進步的東西，我將無此厚顏！

若說一個藝人在製作自己的作品時，往往是苦悶的發洩或是自己肚子裏有話非說不可，那末我之寫「妻」毋寧是苦悶的加深。如果，我在上海得能如一般上海人那樣，有足夠的銀錢去接近醇酒美色以象徵自己的內心的苦悶，藉以麻醉，我想我或許不至於動筆寫這個「妻」的劇本。我不

能，我不但沒有足夠的銀錢，麻醉自己，且沒有足夠的銀錢，以免凍餓，因此我，只得寫成這個「妻」以圖溫飽。我，只得寫成這個「妻」，以渡過我的困難，也只有渡過這個困難以後，才能有機會發洩我胸頭之悶——存得一息，留待將來。這就是我寫「妻」的原因和動機！希「妻」的讀者，有以諒我！

人物

- 楊素——四十來歲，瘦長個子，極度的神經衰弱者。好抽紙煙，說話不多，疑心病甚重。
- 楊禧齋——他的妹妹，十八九歲。性孤傲，有硬脾氣。處處想做大人，但有時還脫不了小孩子氣。
- 周銜——她的女友，廿一二歲。很懂得一些人情世故，是個職業婦女。
- 趙任伯——楊素的摯友，四十一二歲。英國留學生。愛說幾句幽默話，是個樂天派。
- 趙太太——三十來歲。長舌婦，專喜打牌的少奶奶。
- 杜青——她的女友。廿五六歲，普通女人，熱愛楊素。
- 王彬——楊禧齋的男友。青年，老誠，懦弱。一個大學生。
- 老陳——楊素家的老管家，五十多歲。
- 劉律師——楊素的朋友，三十多歲。
- 劉太太——三十來歲。趙太太的朋友。
- 張大夫——西醫。

根生——包車夫。

阿寶——小大姐。

陳媽——女傭。

服裝公司職員——

第一幕 楊素的客廳。

——上午

第二幕 同前。

——下午

第三幕 同前。

——晚上

時間 戰前的一個秋天。

地點 上海。

全劇發生在一個星期日的清晨，至同日的深夜。

第一幕

原书空白

楊(楊素簡稱)

(對像片嘆氣)

你倒安安逸逸的死了，我爲了你一句話，活到現在真是受罪。

(楊瑟瑟穿着出門的裝束，手裏拿着皮包自樓梯下，熟習地打開信箱一看，信箱裏沒有信，關上，走向客廳。)

景——清晨，陰暗的天氣。楊素的客廳銜接着一個走廊，是舊式小洋房的格式。內中的佈置都很陳舊古老，一切色調、綫條都顯得非常陰沉，甚至帶着些恐怖感。舞台由一堵假牆割成二半：牆的左面四分之三的地盤是客廳；右面四分之一的地盤是走廊。(觀衆可以從左右兩面透視客廳和走廊，不受牆的阻隔。)牆上有一扇門，門的上面是兩扇半開着的氣窗。走廊里一座兩曲的樓梯，正面看去可以窺見十來層梯級，如果有人站在樓梯的平台上，他的視線便能穿過氣窗看進客廳的一角。樓梯前面右牆上一道前門，門上釘着一只信箱。樓梯下一道小門通廚房。客廳里是沙發、飯桌、椅子、茶几、書架等等。左牆上一只壁爐；一道門通膳房。後牆上兩扇大窗戶，掛着灰暗的簾子。窗戶外是一片荒地的景色，也有幾株樹木。兩扇窗戶中間的牆上掛着一張美婦人的像片，雖則她的服飾是比較過時了。

楊素嘴上吊着一支烟捲，斜倚在沙發上，猷猷地看着牆上掛着的那張像片。

(楊聽得樓梯聲，知是蔭(楊蔭蔭簡稱)下，趕緊使自己振作，端坐在沙發上。)

(蔭進客廳)

蔭 哥哥！你怎麼下來了？

楊 嘿！——你打算出去？

蔭 唔！

楊 這麼早上哪去？

蔭 噢！你怎麼忘了？那天拍的像片不是今天去取嗎？

楊 (想到)噢！——那也不用不着這麼早囉！

蔭 我還要到周錚那兒去一下。

楊 來，你來坐下，哥哥問你幾句話！(蔭走過去在他身旁坐下)

蔭 什麼話？哥哥！

楊 (執着她的手) 你吃過東西沒有？

蔭 吃了。

楊 (長輩的口吻) 吃的什麼？說給哥哥聽聽！

蔭 (裝做孩子氣地) 吃了餅乾，吃了牛奶！

(5)

楊 還有別的沒有？

薛 沒有了。

楊 那不夠的！——吃了多少餅乾？

薛 (笑) 吃了六片——Quarter。

楊 (微笑) 那，怎麼夠呢？——吃了多少牛奶？

薛 吃了大概有八百個C.C。

楊 吃得太多了！

薛 我吃不下了末！

楊 你什麼時候回來？

薛 (玩笑地) 二十一分鐘就可以回來了。

楊 (也玩笑地) 要是二十二分呢？

薛 要是不到二十一分呢？

楊 不到二十一分，就給你吃一顆糖！

薛 我要去了。

楊 (把她拖住) 別忙，哥哥還有話要問你呐。

薛 問吧。

楊 你讓他們車子預備好了沒有？

薛 我給阿寶說過了。

楊 你出去是先到照相館，還是先到周錚那兒？

薛 (說得很快) 先到周錚那兒，和她一起去照相館，取了像片，和她一起來這兒。

楊 還上別處去不去？

薛 不！

楊 那好，你跟周錚一起到家里來吃東西，我給你們準備一點好的吃——(口袋裏摸出皮夾來，拿幾十塊的鈔票遞給薛) 你那兒錢不多了吧？——把這個帶上。

薛 我還有着呢。

楊 帶上，哥哥要你帶上，你就帶上。

(薛將鈔票攔進自己皮包裏)

楊 (站起來去按電鈴) 我說你把毛衣穿上吧，早晨怪冷的。

薛 不，一點都不冷。

(根生自廚房裏上，把客廳門推開，站在門口)

根生 小姐，車子拉在門口了。

楊 (對根生) 阿寶呢？你去找阿寶來。

(根生推開廚房門)

根生 (對裏面) 阿寶，少爺叫你！

(阿寶上)

楊 (對薛) 你就不冷，還是帶上，冷了就可以穿！(對阿寶) 你到樓上把小姐的毛衣去拿來！

阿寶 是！(上樓)

楊 (對根生) 你車子弄好了沒有？

根生 弄好了，少爺！

楊 你閒下來就常常把車子洗洗，別弄得骯里骯髒的。

根生 嘍！

薛 (走出客廳) 哥哥，我走了！

楊 嘍！你準時回來！

薛 嘍！

(阿寶自樓梯下把毛衣交給薛。)

(蕭帶根生自右門下)

(阿寶想回廚房)

楊 你到這兒來一下。

(阿寶跟楊進客廳)

楊 把門關上。

(阿寶把門關上)

楊 (沙發上坐下) 你來(阿寶膽怯地過去)昨天晚上小姐什麼時候睡的?

阿寶 (想了想) 十一點多了。

楊 今天早上什麼時候起的?

阿寶 八點鐘的樣子。

楊 她起來以後,做了些什麼?

阿寶 沒有做什麼。

楊 小姐昨天晚上寫了信沒有?

阿寶 寫了一封。

楊 (伸手問她要信) 信呢?

阿寶 (膽怯地) 寄掉了。

楊 (勃然大怒) 什麼?

阿寶 小姐一定要我馬上去寄，我祇好去……

楊 你這個死東西！我不是告訴你小姐寄出去的信，你先拿給我看嗎？

阿寶 (低頭小聲) 可是小姐硬要我馬上去寄……

楊 你不能騙她一下嗎？

阿寶 小姐說那封信很重要，馬上要等回信的。

楊 就因為很重要，我才要你先拿給我看！

阿寶 小姐看着我出門的。

楊 真笨，你不能假裝出去一下，拿到我那兒去嗎？

阿寶 (低頭不語)

楊 下一回你怎麼也先拿給我看——聽見沒有？

阿寶 是！

楊 (餘怒未消) 死東西——(稍停口氣轉緩和些) 今天早晨有沒有信來？

阿寶 沒有！

楊 (口袋裏摸出一封信來交給阿寶) 這一封信你馬上給我寄掉，別給人家看見——藏起來，藏在

口袋裏。(阿寶將信藏好) 好吧，你去吧！

(阿寶向外走)

楊 來，你回來！(阿寶又回來) 我和你說的話，你不能讓小姐知道的呢！

阿寶 (點點頭)

楊 你要是對小姐漏出一個字來，你就小心，我告訴你——不管什麼人，都不能講！

阿寶 我知道！

楊 你對陳媽講過沒有？

阿寶 沒有！

楊 不准說！

阿寶 是！

楊 (口袋裏拿出五塊錢來給阿寶) 這是另外給你的。(阿寶不敢拿) 拿着！(阿寶拿着錢) 以後小姐寄

出去的信都先拿給我。

阿寶 是！

楊 人家有信給她，你也要告訴我。

阿寶 是

楊 這些話都不能跟人家講的呢！——把錢藏在口袋里，回頭陳媽看見了問你（阿寶將錢攔進口袋）
好吧，你去吧！

（阿寶下）

（楊獨自個抽着烟，在客廳裏踱來踱去，彷彿有無限思慮。一會兒將自己的拳頭擊着自己的手掌。）

（老陳自左門上。）

（楊立刻將自己的態度收斂，坐下。）

老陳 少爺！你起來了？

楊 嚙！

老陳 （垂手侍立）少爺，你要我到北平去……你看我幾時動身？

楊 你準備好了沒有？

老陳 準是準備得差不多了。

楊 準備好了，你今天走。

老陳 （詫異）今天……

楊 就決定今天走吧！——你已經準備好了未，當然是越快越好了。

老陳 決定今天少爺我還有些事沒有料理呢！

楊 (憤怒) 我要你今天走就今天走！

(一段沉默。老陳痛苦地低着頭。)

老陳 不過我還是要請求你的，少爺！我說：那座房子還是不賣了吧！

楊 我要你去，就是要你賣房子，不賣房子你去幹麼？我現在手里那麼緊，你不知道嗎？

老陳 我說還是把那片地先賣了算了。

楊 房子要賣，地也要賣！——反正遲早總是要賣的，還不是現在賣了算了！——我還回北平去住嗎？

老陳 (遲疑) 那，老太太怎麼辦呢？

楊 老太太——幸虧她是我的岳母，就算是我的母親，我要賣了她有什麼辦法？

老陳 那末，老太太讓她住哪兒去呢？

楊 你給她找一所屋子住上。你就在北平陪陪她，我沒有讓你來，你不要到上海來。——要是老太太

要到上海來，你怎麼也不能讓她來！

老陳 不過，她老人家，我上一次去的時候就想跟我一起來。

楊 (含着怒意) 不行，不能讓她來，——能讓她來，我早就讓她來了。——我爲什麼住在上海，就因爲

有她，我才住在上海，誰願意住上海了？

老陳 她倒並不是想來上海住，她只想來玩一次。

楊 有什麼意思呀？那麼大年紀，那麼遠的路？

老陳 她總還是想來看看你，看看小姐！

楊（憤怒）我沒有死，看什麼看！——小姐也很好！

老陳（陪着笑臉）老太太總算就你這麼一個女婿囉！

楊 別給我找麻煩！

老陳 她老人家的意思就是想來看看，她說：她決不給你找麻煩。

楊（站起來踱着）我說不行就不行（稍停）她要看看小姐，小姐不是特地爲她拍了像片讓你給帶

去嗎？——這還要怎麼樣？——你這次去的時候，把這兒的情形給她說一說，安慰安慰她不就完了！

老陳 她一提起來就直掉眼淚！

（沉默）

楊（口氣溫和些）這一次你跟她住一塊兒，你手上鬆些，她愛吃什麼的，你儘管買給她吃——讓她

享享晚福，她也是不久的人了！

老陳 這我知道——不過，她一定要來怎麼辦呢？

楊（大怒）又談這個了！——我不要她來，她能來嗎？

老陳（低頭不語）

（停了一會）

楊 你那兒還有多少現款？

老陳 還有兩百多塊錢。

楊 你該買的去買一點，該帶的東西帶上一點，別捨不得錢——你另外給我到銀行里去取一點錢回來。

老陳 今天是禮拜，少爺！

楊（悟過來）啊，這怎麼辦？——今天要給薩薩付大衣的錢，晚上只怕還要……（想了想）這樣子

吧，你要買的東西還是買——另外給我打一張八十五塊的支票。

老陳 是——這是現在就要嗎？

楊 不，下半年。

老陳（戰戰兢兢）少爺，我說：你化錢還是得謹慎一點！我總算是……

楊（不耐煩）噴！又來了，又來了。——我也是不久的人了，我告訴你，你就讓我化一點吧。

老陳 我總算是楊家的老家人了，我……

(15)

(汽車喇叭聲接着是門鈴響，阿寶自廚房上去開門。)

楊 好了，好了！別唧囉了，你去吧，有人來了。

(老陳留戀地自左門下。)

(趙任伯自右門上，汽車開走。)

阿寶 趙少爺！(趙含笑點頭) 少爺在客廳里啣！

(趙敲客廳門，楊應着，趙進去。)

(阿寶下)

楊 昨天禮拜六，昨天晚上你怎麼不來？

趙 (熟息地坐下) 你一個人在這兒——薩薩呢？薩薩還沒有起來？

楊 出去了。

趙 (詫異) 這麼早上哪去呀？

楊 取像片去了。

趙 噢！就是讓老陳帶北平去的像片？

楊 嚟！

趙 老陳……

(老陳自左門出，戴了帽子打算出去的樣子。)

趙 嗨！老陳！

老陳 趙少爺！

趙 你幾時動身！

老陳 少爺的意思要我今天走。

趙 (對楊) 你要他今天走？

楊 嘿！

趙 (對老陳) 那我要你帶的東西趕不上了。

老陳 要能趕上的話，我到趙少爺公館里去拿。

趙 趕不上了，趕不上了，反正我以後有人帶。

老陳 (對楊) 少爺，我想出去一下。

楊 好吧，你去料理料理。

老陳 (對趙一躬) 趙少爺請坐坐，我出去一下。

趙 你請便，你請便！

(老陳出客廳。)

楊 老陳！你讓她們弄茶來喝！

（老陳應請自廚房門下）

楊 （對趙）你今天怎麼特別早？

趙 還不是爲了你，我給你介紹的那位大夫，他今天早晨要來——（看表）他沒有來過吧！
 楊 怎麼？禮拜天要人家來？

趙 沒有關係，他反正是我的朋友。不是禮拜我又沒有空——除非是晚上——你又不肯去！
 楊 我又不想看什麼病，你硬要給我介紹大夫，怕我就要死了似的。

趙 嘿！你這人真是爲了你，反正我沒有說的了。

（阿寶送一一杯茶上）

趙 阿寶，我還沒有吃點心呐！

楊 那好，我也沒有吃，薩薩也沒有吃。——阿寶，你讓陳媽給煮一點麥片。

阿寶 煮幾個人的？

楊 三四個人的樣子！

趙 （插入）你要知道我太太，她今天早上要來呢！

楊 什麼時候來？

趙 那沒有着！

楊 阿寶你去好了！

(阿寶下。)

楊 (對趙) 她總不會來吃早點囉！——她來幹麼？

趙 你答應她們今天請吃飯的事兒……

楊 我哪答應了！

趙 這我不管，反正她們會跟你打交道的。

楊 那，那一位杜小姐也要來了？

趙 反正，少不了她，是不是？

楊 一定來嗎？

趙 不會不來吧？——我車子已經回去了。

楊 (踱步踱去) 麻煩！我這兩天正有事兒呢。

趙 (不信) 「你」有事兒？什麼事兒？

楊 各人有各人的事，你以為我老沒有事？

趙 這幾十年了也沒見你有事兒，三天不見倒有事兒了？——什麼事兒？咱們聽聽！

楊 你連我有事兒都不相信，還聽聽聽什麼？

趙 反正不聽也吧，總脫不了蔭蔭的事兒，是不是（稍停）昨天晚上可真讓她們給纏住了；杜青一個，劉律師的太太一個，我太太……

楊 （搶入）打牌！

趙 嘛——昨晚三點鐘睡的覺，今天爲了你的事……

楊 （插入）怨誰？

趙 （玩笑地）喂，你今天怎麼沒有好氣？

楊 就對你沒好氣！

趙 我怎麼——冒犯了你了？

楊 我要向你提抗議！

趙 提什麼抗議？咱們聽聽！

楊 （嚴重）你太太常常把杜青帶到我這兒來，我不歡迎，我告訴你！

趙 （依然玩笑）不過，這也算是她的一點美意囉——是不是？

楊 怎麼美意——我不能接受這種美意！

趙 主要的當然是杜青她本人有這種美意！

楊 (諷刺) 主要的是你有這種美意!

趙 (二手一攤) 我怎麼呢?……我認爲你很需要有個太太,這倒是事實!

楊 還不是,完全是你一個人在搗鬼嗎?

趙 (打吃巴) 這,這你冤枉我了。

楊 沒有!

趙 (帶着玩笑) 不但沒有,而且是「完——全——」——不過我很尊重我太太的這種意見……

楊 (搶過來) 是呀!就因爲你尊重呀!

趙 你聽我說:她的把杜青和你兩個拉攏,這不能算是惡意,是不是?——不是惡意,我怎麼能反對她呢?

楊 所以,你還鼓動她呀!

趙 那就沒有!——反正我是主張你能結婚,倒不一定跟誰結婚!

楊 (對牆上掛着像片看,一眼,感慨地) 哼!我太太死了十幾年沒有結婚,現在來結婚?

趙 就因爲死久了,你更應該結婚了!

楊 我決不結婚!

趙 永遠不結婚?

楊 永遠！

趙 這，這你反正沒有理由。——我倒要問你：假如，你死了，你太太還活着，你要不要她替你守一輩子的寡呢？

楊 那，完全沒有這種需要！

趙 好了，這話你怎麼說啦？

楊 （神經質地）怎麼說啦？——我告訴你，任伯！全世界的人沒有這種需要，就是我姓楊的……我楊

素一個人有這種需要！

趙 反正，這你沒有理由？——其實，無非是你們新婚不久她就死了的關係，要是她到現在還活着的話……我說：你信不信？你也把她看得很平常了！

楊 （神經更緊張，站在趙的面前）這是一種侮辱！——她到底死了，她到底沒有活着。——（二字一字）

她怎麼死的？她是我楊素親用手槍把她打死的！——這，你不知道？

趙 （極力想緩和局面）這事情過太久了！——現在的問題是你這樣子下去不對的！你把你自已毀了！

楊 （語然坐下）我哪一天不想毀我自己吓！——我之所以到今天還沒有死是爲了蔭蔭！我對蔭蔭有無限的責任！

（一段長長的沉默）

（門鈴響，楊強自振作地傾聽着。）

趙 大夫來了！

（趙拉開客廳門對走廊看着。）

（陳媽自廚房上去開右門，沒有人，把門關好。）

楊 （高聲）誰呀？

陳媽 沒有人。

楊 你看看有沒有信？

（陳媽開信箱取出一封信來。）

（趙在客廳門口將信攔去。）

（陳媽下。）

趙 （關上門，看着信走進客廳。）是薛薛的信。（仔細看）到底是女孩子的信，這麼漂亮。（楊伸手問他要信，

趙反覆地看。）又不是你的！

楊 給我！

趙 王寄！——噢，這是薛薛的那個男朋友寄給她的。（將信遞給楊）我們把它拆了看看怎麼樣？

楊 （接過信來，一看，隨即塞進自己的口袋）那，怎麼行！虧你這個 Gentleman 說得出口？

趙 薩薩是不是真的在談戀愛了？

楊 那，我怎麼能知道？

趙 你這個哥哥怎麼……

楊 做哥哥的還能管妹妹這些事？

趙 姓王的那孩子你見過沒有？

楊 來過一次。

趙 那孩子怎麼樣？

楊 別談這些個了——談這些幹麼？

趙 噢，別談這些個了！——反正我肚子也餓了。

楊 肚子餓了——稍等一等，薩薩就要回來的，等她回來一起喫。

趙 我餓了末！你能等薩薩，我不能等薩薩了末！

楊 忙什麼？還沒有煮好吶，那能那麼快？（走去按電鈴）我找她們先給你拿點餅乾吃。（開門）

（阿寶上。）

楊 你到樓上去拿一點餅乾來！

（阿寶到廚房裏去拿一只盆子上樓。）

趙 我說你對蔣蔣太那個了……吃麥片也非等她回來不可？她不回來我今天就沒有吃的了！

楊 (笑一聲) 這是我「生命的元素」

趙 只怕對蔣蔣沒有什麼好處！

楊 那就不管了！

趙 可見你自私。

(阿寶送餅乾來。楊示意叫她把餅乾擱在趙那里。)

(阿寶下。)

楊 任伯！

趙 (吃着餅乾) 嚟？

楊 不知怎麼，我現在很怕你！

趙 我近來也有點兒怕你！

楊 (詫異) 怕我什麼？

趙 你近來，彷彿火氣特別大？

楊 嚟！——我不是給你說了：我這兩天心里有事！

趙 到底什麼事？

楊 這你不要管！

趙 (玩笑地) 又是什麼秘密？

楊 秘密！

趙 什麼秘密？我和你幾十年的朋友，和我說說有什麼關係？

楊 (搖頭) 決不能說！

趙 那又何必呢？

楊 就因為我的秘密，你知道得太多了，所以我怕你！

趙 怕我什麼？

楊 怕你會洩漏我的秘密！

趙 你是說你過去的事情？

楊 嚶

趙 這你放心好了！反正連我自己太太的面前都沒有提過！

楊 (神經質地，一字一字) 我早就答應你了：等我死了以後你「可以」……而且你必須向薛薛說出

我的秘密來，因為只有你才是最適當的人。可是在我沒有死以前……

趙 你真是神經過敏——我怎麼會跟薛薛說這些呢？

楊（緊張地）我再一次告訴你，任伯！那是我「平生的秘密」！你——你……

（門鈴急響。楊馬上將自己衝動的感情收斂。）

趙（看表）這是大夫來了把？

楊 這是薛薛，你聽這接鈴的聲音！

（阿寶上，開右門。）

（薛帶周錚上。薛的手裏拿着一袋像片。）

阿寶 小姐回來了——（對周，周錚俯稱）周小姐！

薛 哥哥在那兒？

阿寶 在客廳裏！

（阿寶關右門下。）

薛（高聲，親熱地）哥哥！

（楊開客廳門迎接，趙順手躲入門背後。）

楊 薛薛回來了——（對周）周錚也來了！

周 楊哥哥！

（楊讓薛周進客廳，趙從門背後竄出來嚇她們。）

趙 哈哈哈哈哈……

蕭 唷！嚇我一跳。——趙哥哥總是這樣子！

趙 喔！周錚來了！

周 趙先生！

蕭 哥哥！我把像片取回來！（遞給楊）

（楊將像片從封袋里抽出來看着）

趙 我也瞅瞅！（走向楊的身旁）

蕭 哥哥別給他瞧！他壞死了。

趙 （一張張從楊的手里接過來）我已經瞧上了。——不錯，拍得不錯！

（阿寶送二杯茶來）

蕭 （帶着周坐下）都拍得不好，哥哥我說還是別帶去了吧！

楊 很好！怎麼不帶去，——（對阿寶）阿寶！麥片煮好了沒有？煮好了就拿給他們吃！

（阿寶應着下）

蕭 很好！很好，老太太看了，一定很高興。——周錚你說好不好？

蕭 說很好。

趙 大家都說很好。(指一下蔣)其實她心里也很得意，就是嘴上說着不好。

蔣 你瞧你！(站起來要去打他，旋即坐下)不給你說話了。——哥哥！去年不是帶去過了，今年又帶？

趙 (搶入)去年是去年，今年是今年，你不是比去年又長了一歲了嗎？

蔣 我又不跟你說！——(對周)周鐸，下半年我們去看電影吧！

周 好！

(門鈴響，阿寶上，去開門。)

(張大夫自右門上。)

張大夫 這裏是楊公館嗎？

阿寶 是的！

(趙帶楊自客廳出。)

(阿寶關門下。)

趙 哈囉！D.F. (與張大夫握手)勞駕了，勞駕了！

張大夫 哈囉！我來遲了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！

趙 噢！我來給你們介紹：這位是張大夫。——楊先生。

(楊與張大夫握手，寒暄。)

趙 我看這樣子吧！我們到樓上去吧！（讓張大夫登樓，張大夫歎遜，趙帶張大夫，楊上樓去）

張大夫 好好！

趙（二路上樓）你那一天給我那孩子打了一針就好了，所以以後就沒有去找你……

（阿寶端一杯茶上樓）

（客廳里，趙將散亂在桌子上的像收起，留一張大的擱在壁爐架上）

趙 周錚，你來！（周走向壁爐）你看，人家都說我有點兒像嫂子！你說像不像？

周（看看趙的像片，又走過去看牆上掛着的那張像片）我瞧着倒是有點兒像！

趙 我說一點都不像，哥哥也說不像！

周（坐下）我說：你跟你哥哥倒不像，跟你嫂子倒真是有點兒像。

趙（在周身旁坐下）瞧我跟你哥哥倒真是一點都不像。

（阿寶自樓梯下，直入客廳）

阿寶 小姐，少爺要我問你們吃不吃麥片？

趙（對周）你吃不吃？

周 我是一點都吃不下。

趙（對阿寶）那等一會兒吃吧！

（阿寶帶着裝餅乾的盆子下。）

周 你哥哥什麼病？

薛 沒有什麼病，就身體弱一點，趙哥哥那天說是一定要給他介紹一個大夫瞧瞧。

周 我說他是神經衰弱！

薛 （點頭）嚶！嫂子死了以後他身體就壞了。

周 你嫂子死了，他怎麼老不娶人呢？

薛 （譫然）誰知道，他說我嫂子是他害死的，所以他終身不娶——趙哥哥又說：嫂子是病死的。我也鬧不清楚，他們是什麼事都不肯給我講，總說我小——小……

（沉默。）

薛 （振作）周錚剛才跟你談的問題還沒有談了。——你說怎麼辦？

周 你是說王彬的事情？

薛 嚶！

周 我倒要問你：你跟他的感情，到底怎麼樣呢？

薛 到底是很普通，很普通的朋友。

周 不過，比頂普通的總還要兩樣一點吧？

薛 那當然！

周 你認爲你跟他沒有什麼發展的了。

薛 (肯定地) 沒有！

周 不過，我覺得他這人還老實。

薛 可是我對他沒有多少好感！

周 那，你前些時不是說過：你打算跟他絕了嗎？

薛 是呀！現在的情形變了！

周 (詫異) 怎麼變了？

薛 他前天的信上說是他收到一封匿名的恐嚇信，要他立刻和我斷絕關係，要是再跟我繼續來往的話，就有人會對不起他，叫他小心一點，那張信紙上還畫了一支手槍……

周 (吃驚) 吓？

薛 我寫信給他，要他把那封恐嚇信寄給我看看！

周 這是對的。

薛 他昨天來信說他不願意把那種醜惡的信寄給我。——我昨天又回他一封信，要他非寄給我不可。——那封信他要今天才能收到。——不曉得他怎麼樣？

周 奇怪，怎麼會有這樣一封恐嚇信呢？——這是誰寫的呢？
 薛 這，怎麼能知道？

周 你另外有沒有男朋友？

薛 沒有！——我有男朋友你會不知道嗎？

周 那，真是奇怪！——現在你自己的意思怎麼樣呢？

薛 （氣憤）我的意思沒有這樣一封信倒無所爲，有了這樣一封，我非跟他繼續做朋友不可，我倒要看看看他會出些什麼事兒！

（一段短短的沉默）

周 依我說：你既然跟他沒有什麼感情，你又何必找麻煩呢？

薛 不，我非跟他繼續下去不可——除非他胆子小那就算完了。

周 你何必意氣用事呢？

薛 我就是這種脾氣！

周 硬脾氣！——你哥哥知道不知道這種情形？

薛 他不管我這些事的！

周 你總算有這麼一個好哥哥——你爲什麼不讓他知道呢？

薛 我讓他知道，他也不願意知道……

(樓梯脚步聲，趙送張大夫下樓。)

薛 他們下來了！

趙 今天真是把你弄得禮拜天都沒休息！

張大夫 這什麼話！

趙 (替他開右門) 你看，他的病到底怎麼樣？

(薛在客廳裏注意地聽外面講話。)

張大夫 總這病比較麻煩。他是……極度的神經衰弱，和心臟衰弱，心臟病很兇。最好是能夠到環境

好的地方去長期休養。

趙 你看他有沒有肺病？

張大夫 肺病大概沒有。——不過，還是要他不能喝酒，煙，最好也少抽一點。

趙 (點頭) 嚟！

張大夫 (出門) 再見啦，——再見，再見！

趙 (對門外) 再見，再見，你有空上我那兒去。

張大夫 (在門外) 要的要的，再見！

趙 再見。(把門闔上。回身把廚房門推開。對門內)陳媽!快把麥片拿來吃!我餓壞了!——三個人的。

陳媽 (在裡面) 早就煮好了,倒快涼了。

趙 (嘆氣) 拿來吧,拿來吧,反正……

(趙敲客廳門進客廳。)

趙 你們在幹什麼?

薛 在說你的壞話!

周 (笑)

趙 唔!那好極了,好極了!(在飯桌旁坐下)薛薛我到現在還沒有吃東西呢!

薛 活該!

趙 來吧,來吧,吃東西,(回頭對周)周錚!

(陳媽送三盆麥片上。)

(薛請周過去,都在飯桌上坐下。)

周 (二路上) 我吃不下。

趙 吃不下少吃一點,來吧!——你吃不下分我一點好了。

薛 不要臉。

陳媽 (對趙) 少爺不吃嗎?

趙 他不吃!

(陳媽下)

周 (對趙) 楊哥哥怎麼不吃?

趙 他打了針要躺一下。

薛 (對趙) 哥哥的病怎麼樣?

趙 (吃着) 沒有什麼,給他打補針。

周 (看着盆子) 我真吃不下這麼多!

趙 (看周) 真吃不下? (周點頭。他把周的麥片分一點在自己盤子裏) 那就不客氣了。——(對薛) 你能吃

那麼多嗎?

薛 我吃不下也不分給你!

(三人大家吃着)

趙 薛薛,等一下你趙嫂子要來這兒!

薛 真的嗎? 那位杜小姐也要來了?

趙 唉!

薛 (對周) 我挺愛聽趙嫂子講話了，她一進門什麼話都讓她一個人講去了。——我說她是紅樓夢里的王熙鳳……

趙 (玩笑地) 你的話也不少，——小孩子吃東西，怎麼老講話？

周 (笑得格格地)

薛 (忍着笑) 好！你也不准講話，誰先講就罰誰！

(楊偷偷地自樓梯下，神色很慘，手里拿着一封拆開的信。走到半樓梯上站着，偷看一眼客廳里的情形，聽聽！似乎有許多問題要考慮的，指指客廳，想想，點點頭，把信塞進口袋。走下樓梯聽里面講話。)

趙 薛薛！你跟姓王的那孩子怎麼樣？

薛 嚙！你講話？

趙 不講，不講！

(楊溜進廚房里去。)

(客廳里周頭一個吃好，以後薛也吃好了。)

趙 (吃好後，嘆口氣，舒適地) 味道不錯，就是涼着點兒。——現在吃好了，可以講話了！

薛 都是你一個人定的法律！

趙 法律原來是人定的，是不是？

(楊偷偷地自廚房出，阿寶隨後手里拿着一封封好了的信。)

(楊揮手叫她送進客廳去，楊上樓。)

(阿寶進客廳。)

阿寶 小姐，一封信。(將信遞給薛)

薛 (一面拆信一面對阿寶) 什麼時候來的?

阿寶 才來的。

(阿寶將盆子收拾下。)

趙 這信我已經拆了看過。

(薛不理會。)

(周把信封拿起來看，發現真被拆過，就仔細研究起來。)

周 (對趙) 你真拆過了。

趙 (吃驚，將信封搶過來看，點點頭) 咳。(隨即若無其事的將信封拋在桌上。)

薛 (看了信冷笑着——忽然想到似的對周) 你說什麼?

周 (將信封給薛看) 我說這封信好像讓人拆過了似的?

薛 (研究着)

趙（掄入）是的，這信來的時候我就看見了。我跟楊素還研究了一下，怎麼這封信會拆過的呢——
（安詳地）其實，這些年青人寫情書，往往是寫好了以後，覺得不對，又拆開來添一筆什麼的，這是常有的事，有什麼奇怪呢，是不是？

周（對趙）經驗豐富！

（薛同意趙的說法，她將信收起，想了想就擱進皮包裏。）

周（打趣）怎麼不讓趙哥哥看一看就收起來了？

薛還讓你看吶？

（門鈴響，阿寶上開門。）

趙（站起）這大概你趙嫂子來了！

（王彬自右門上。）

王（王彬簡稱）楊小姐在家嗎？

阿寶（把門關上）在，請你等一等。（進客廳）小姐，有人找你！

薛請他進來！

阿寶（出客廳對王）請你進來！

（王點頭進客廳。）

(客廳里的人都站起來。)

王 薛薛——周小姐也在這兒——(看薛趙)

薛 (想不到他來與周交換一下詫異的眼色) 噢！我來介紹這是趙哥哥——我跟你說過的——王先生！

趙 (伸手與王握手)

王 常常聽得薛薛談到趙先生！

趙 請坐，請坐——薛薛也跟我提過，就是沒有見過面。

王 (對薛) 你哥哥呢？(坐下)

薛 喔！他在樓上歇着！

王 (看見壁爐架上薛的像片) 那像片是你最近拍的？

薛 嚙！

(阿寶送茶上，下。)

趙 王先生這裏來過的吧？

王 (拘謹地) 是的，來過一次。

趙 現在在什麼地方……

王 我還在求學呢。

趙 唔！那很好，——在什麼地方？
王 滬江！

（一段密的沉默。）

薛 （對王）想不到你今天會來！

王 是的，我怕你出去，所以早晨就來了。

薛 你昨天的信我收到了，——我的信你收到了沒有？

王 才收到！

薛 那末你……那封所謂「醜惡」的信帶來沒有？

王 你說要快，所以我自己帶來。

薛 （伸手要信）信呢？

王 （遲疑地看看趙）我……我……

薛 沒有關係的，這兒都是自己人。

趙 薛！我看我還是到樓上去……

薛 （對趙）不——我們又沒有什麼秘密！

王 （摸出一封信來交給薛）

(薛急忙把信打開來看。)

(周也過來同看。)

薛 (冷笑一聲) 哼! (把信留給周)

周 (看着信) 真想不到會有這種事!

趙 (對薛) 什麼信? 我能不能看?

薛 當然可以, 為什麼不可以? ——這種人簡直是無聊末!

(周將信遞給趙。)

(趙看信, 大吃一驚。心下已明白大半, 但極力壓制着, 不讓自己的感情有所暴露。)

周 真是, 誰這樣無聊寫這種信! ——還畫一把手槍在上頭。

趙 (對王) 這信是幾時收到的?

王 前天早晨。

趙 (思考地) 在我看…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, 反正你們別把它看得很嚴重。

薛 怎麼呢?

趙 (不一定對誰) 因為我知道薛薛在外頭並沒有很多的朋友。——這種信祇要薛這方面沒有人

寫, 反正這問題就簡單了, 是不是……

薛（大不高興地）我想我不會有這種無聊的朋友（對趙）你想，我跟王彬是很平常的朋友，這是誰都知道的，我跟他認識還不過兩個月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——天下還有人能禁止人家交朋友的嗎？

趙（把信給薛）你把信先收着吧！

薛（氣極的樣子）別交給我，又不是我的信。

王（站起來去把信收回，依然攔進口袋）

趙：薛，你聽我說：你別小孩子脾氣。這有什麼生氣的呢……

薛（噘着嘴）我才不生這些骯髒氣呢。——給這種不要臉的人生氣？

趙（陪着笑臉）嘿嘿！這你就是生氣的話囉。——（對王）我說祇要薛薛這方面沒有這樣的人，反正問題就一點都不嚴重了，是不是？——說不定是某些認識王先生的朋友在開玩笑……

薛（不服）我想我也不會有這麼無聊的朋友！

趙，不，你聽我說：我的意思是有人在開玩笑，假如真有這樣的人過意寫這種信，那當然是不對的，不過，年青人開玩笑這是非常可能的。——就比如我年青的時候，一個天天見面朋友，他冒了女人的名和我通了半年的信，我還不知道。——這也無非是開玩笑，是不是？——所以人家在開玩笑，我們假如把他當作真的，那就正中了他的妙計了，是不是？

蔣 (忍不住好笑) 虧你還說呐!

趙 (對蔣) 這有什麼關係? 天下的事情不要看得太嚴重, 是不是?

周 (插入對蔣) 我倒覺得趙先生的話非常有理: 你跟王先生兩方面都沒有這種壞人, 也許真有人在開玩笑。

趙 (緊接) 一定是開玩笑!

蔣 (對趙輕鬆地) 她說也許有人在開玩笑, 你就馬上說一定有人在開玩笑。

趙 蔣, 這事兒你哥哥知道了沒有?

蔣 他不知道!

趙 (慎重地) 那末, 我說就別讓他知道了, 你想: 這事情我趙哥哥看起來, 毫無道理, 可是他這人不同, 他要是知道了, 那就準會大發神經把這事兒看得嚴重得了不得, (對周) 周錚你說是不是? (周點頭) 嗯, 王先生, 你說我這話對不對? (王也點頭。又對蔣) 況且他現在身體又那麼壞, 我想你也不願意增加他的苦惱, 蔣蔣你說……

蔣 (點頭同意)

趙 (又對王) 而且這信也就祇一封, 我的意思: 我們不妨再等着看看——我相信: 要是真有人在搗亂的話, 反正他一定還會有信來的。(王點頭對蔣) 要是再有類如的事件發生, 蔣蔣你告訴我, 我

趙哥哥來想法子對付他……

薛 (點頭同意)

周 (插入對暗) 我說趙先生到底比我們懂得多，我也覺得這樣很好。

趙 (對周) 所以，現在反正是……

(楊自樓梯下，敲門進客廳。)

趙 (對薛) 你哥哥下來了！——(對大家) 好了，我們大家別談這問題了。

楊 (見王，一驚) 喔！——你來了？(殷勤地走到王面前，伸手與他握手，王恭敬的站起來。) 你什麼時候來的？

王 我才來一會兒！

(趙從此就注意地觀察楊的言語動作。)

楊 你坐，你坐！我不知道你來了。——(對薛) 薛薛你也不來通知我一下？

薛 我怕你躺着呐！

楊 (對王) 你喫過東西沒有？(要去按電鈴的樣子。)

王 我吃了，我吃了！

楊 你別客氣呀？——到我這兒來，就跟自己家裏一樣，

王 真吃過了。

楊 我是不跟你客氣的……

王 不客氣，不客氣！

楊 (坐下) 你們在談些什麼？

趙 沒有目的的閒聊！

楊 (對趙) 你太太怎麼還沒有來？

趙 (看表) 奇怪！我想她應該來了。

楊 (對王) 你這兩天學校裏忙不忙？

王 沒有什麼！

(窘的沉默)

楊 (對王) 我很高興你跟薛薛做朋友，不過，許多事情你得指點指點她。她看着像個大人，其實還是

小孩子，只怕還不大懂事……

王 (笑得很窘，無話)

楊 (對周) 周錚，你說薛薛是不是小孩子？

周 (笑着看看薛) 也可以這樣說。

薛 (對楊) 你總是拿我當孩子，其實……

楊 (笑着對王) 你看,她這話就是孩子話!

王 (笑着無話)

(沉默)

楊 (對趙) 任伯你,怎麼很沉默!

趙 我在想我的太太!

(大家都笑)

楊 真是好丈夫!

(沉默)

王 (站起) 我想走了!

楊 爲什麼走了?我才下來你就走了?

王 我回去還有一點事!

楊 不,你坐下,你坐下,你吃了飯再走。

王 (又坐下) 不,我真要走了!

楊 你老遠的跑來,怎麼一會兒就要走呢?

王 我真有事!

楊 真有事？

王 嚙！

楊 (站起) 要真有事，我也不能堅留。那末(對薛) 薛薛應該送送他。

王 (站起) 不要，不要！

楊 (對王) 那兒的話。(對薛) 人家特地來看你，你應該送他！

薛 好吧！(對王) 你坐一下，我要上樓去一下。——(對周) 周錚，你也去！

周 我……

楊 (對周) 你要去也好呀！

薛 去吧，去吧！

(薛帶周出客廳上樓。)

趙 女孩子是麻煩些，出門末，還得上樓一次。——我讓她們一提頭倒也要去小便一下了。

(趙出客廳走廚房門下。)

(客廳里祇剩下楊與王。楊見四下無人，嚴肅地走到王的面前。)

楊 (溫和地壓着嗓子) 你今天下午，三點半的樣子，無論如何到我這兒來一次，我有要緊的事和你談

……

王 (詫異地) 大概是什麼事?

楊 (嚴重地) 這以後再說,總之你一定要來一下。

王 好的!

楊 不過,你怎麼也不要讓薛薛知道,你不要告訴她:我娶你來!

王 (莫明其妙) 好!

楊 三點半!

王 (點頭)

(趙自廚房上,進客廳。)

(楊急忙走開去。)

趙 楊素!我說你煙抽得太兇了!

楊 嗚!我自己也這樣覺得。——(對王)你不抽煙的?
王 不抽!

(薛帶周自樓梯下,進客廳。)

薛 我們到底是看三點的,還是看五點的呢?
周 看三點的,五點以後我有事情。

薛 (對王) 我們走吧!

王 好——(對楊) 走了, 楊先生, (對趙) 趙先生!

(楊與王握手, 王又與趙握手。)

楊 (對王) 你以後常來玩!

再見, 再見。

趙 (同時) 再見。

(門外有汽車喇叭聲。)

(薛帶周, 王出客廳, 楊趙送出。)

趙 這真是我太太來了!

薛 (同時) 哥哥, 我去去就來。

(門鈴響, 趙搶前一步去開門。)

(阿寶自廚房上, 見有人開門, 卽下。)

門外的聲音 楊素在家嗎?

(趙太太手里拎了一包東西, 與杜青自右門上。)

薛 (同時) 趙嫂子來了, ——杜小姐……

趙太太 (同時) 蔣蔣，喔，楊素……

杜 (杜青簡稱) (同時) 唔，周小姐也在這兒……

周 (同時) 趙太太，杜小姐……

(這一段對話顯出一陣忙亂，可以讓觀眾聽不清各人在說什麼。)

(趙太太與杜注意的看一眼王。)

楊 喔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！

趙太太 楊素，我給你帶了好東西來了。——(對蔣) 蔣蔣，你要出去？

蔣 我送一個客人，一會兒就回。

趙太太 我們才來你就出去？——周小姐也去？

蔣 我們本來要出去末！

周 我們就回來的。

(蔣，周，王三人自右門下。)

趙太太 (對出去的人) 你們就回來呀！

(走廊里的人都走進客廳。)

趙 (對趙太太) 趙太太好久沒有上我們這兒來了？

趙太太（對趙）你總是開玩笑！——（對楊）楊素！你猜我今天來幹麼？

楊 我猜不着。

趙太太（把手里拎着的一包東西藏在背）我給你帶了一樣好東西來，你猜是什麼？

楊 你老要我猜，可我老猜不透。你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！

趙太太（打趣）你猜不透吧？你要猜了你就高興死了！——（把一包東西交給楊）喏！這就是我給你帶

來的好東西。

（楊拿着那包東西看着）

趙（對杜）坐吧，坐吧，站那兒幹麼？

杜（坐下）喔！你又不是主人。

趙（玩笑）你呢？

杜（橫他一眼）

（趙太太也坐下）

（阿寶送茶上）

阿寶 趙太太來了！——杜小姐！

趙太太 阿寶！你越來越高了。

（阿寶下）

楊（拿着那包東西對趙太太）這是一包銀耳，幹麼？

趙太太 這是人家送你的禮物！

楊 誰送我的，你送我的？

趙太太（指一下杜） 喏！他看你身體不好，特地送你一包銀耳，讓你補補！

楊（對杜） 那，爲什麼呢？我說你還是帶回去自己吃吧！

杜 我拿來了還拿回去嗎？

楊 老是打擾你送東西來，真是過意不去。

趙太太（搶入對楊） 有什麼過意不去？——禮尚往來呀，將來你還她的好了。

（楊把銀耳放在桌子上）

趙太太（對楊） 楊素，剛才跟薛薛一塊兒出去的那男的是誰？

趙（插入） 你猜猜！

趙太太（對趙） 我又不問你。——誰呀？楊素！

楊 薛薛的朋友。

趙太太（對杜） 哼！我一看就知道是薛薛的朋友。——（忽然看見壁爐架上薛的像片，走向壁爐去。） 噲！這

是薛薛新拍的像片吧？你瞧：多美，多漂亮！（把像片拿在手裏看。）杜青！你來看。

（杜也趕過去看像片。）

趙太太（對杜）你看：我說薛薛越長越漂亮了。

杜（趙太太身旁）嘿！真是漂亮！

趙太太 楊素，這是幾時拍的……

楊 今天才拿回來。

趙太太（對杜）杜青，我說薛薛真有點兒像她嫂子，你說像不像？（把薛的像片拿去與掛在牆上的像片

比着。）杜青……任伯，真是很像，你們看像不像？

趙（對趙太太）你說像，誰還敢說不像呢！

趙太太（沒有功夫理趙）楊素，這像片給我一張（把像片交到杜手里）

（杜拿着薛的像片和牆上的細細比着。）

楊 你等她回來問她自己就好了。

趙太太 喔！好好！你這個哥哥反正……

杜（把薛的像片送回壁爐架上）真奇怪，薛薛怎麼那麼像她嫂子。

趙太太 楊素，你知道我打那麼早到你這兒來幹麼？

楊 又要我猜？

趙太太（笑）我是來問你要債的……

楊 要什麼債？

趙太太 你答應今天請客的事兒怎麼樣了？

楊（假裝不知）我哪答應了？

趙太太（對杜）杜青，我說的吧，他會賴的。——（對楊）我就是怕你賴，所以非親自出馬不可。——你

說吧，還是請午飯還是請晚飯？

楊 那當然是晚飯囉，午飯怎麼來得及。

趙（插入對趙太太）他請的是晚飯，你這一下半天怎麼過去呢？

趙太太 這有什麼？我和杜青，咱們回去打牌，打十六圈再來吃晚飯，楊素這兒又沒有牌打（對楊）楊

素，我另外給你請了兩個客人……

楊 請的誰？

趙太太 劉律師和劉律師的太太！

楊 唔！太熱鬧了，太熱鬧了！

趙太太 哼！我就因為你怕熱鬧，才沒有把孩子給你帶來呢……

(杜突然走到趙太太跟前，與她附耳說了幾句。)

趙太太 你這人真是！在我家裏的時候你爲什麼不……

杜 (拖着她要上樓去)去，去！

趙太太 (埋怨地)你自己還不認識嗎？一上樓就是洗澡房。(跟着她出去。對楊)你看她急蒼蒼來，連撒泡尿的功夫都等不及了。(走出客廳)楊素！你早點兒給我們吃午飯，我們吃了午飯要回去打牌的……

楊 好好！她們會弄的。

(趙太太與杜上樓。)

楊 (不滿地)今天真是太熱鬧了！

趙 (突然嚴肅地走向楊)楊素！我對於你有很大的發現。

楊 什麼發現？

趙 你太不應該了！

楊 (詫異)什麼事你說！

趙 你爲什麼拆蔭蔭的信？

楊 (大驚)什麼？

趙 你爲什麼偷拆薛薛的信？

楊 (想賴) 你別冤人，你說的什麼話？

趙 (一字一字嚴厲地) 你爲什麼要偷看薛薛的信？

楊 (懼怕) 沒有呀！

趙 你別賴了！——你爲什麼要寫恐嚇信？

楊 (大驚失色) 你怎知道？

趙 我都知道！

楊 (低頭不語)

(沉靜)

趙 我發現你在愛你的薛薛！

楊 (由驚而怒) 什麼？

趙 (極嚴厲地) 我說：你在愛你的妹妹！

楊 (瘋狂地) 一手指在趙的臉上直抖，壓着自己的嗓子，用全力說) 哈哈！你瘋了？！你說我愛我自己的妹妹，

——(語勢轉速) 你立刻離開我這屋子，我不准你在這里……

(趙太太與杜笑得格格地自樓梯下。楊大驚一只攢抖的手拋在空中僵化了。)

(趙自得也摸着自己的下巴)

趙太太 (高聲) 楊素! 你早點兒給我們飯嘍吧!

幕

原书空白

第
二
幕

原书空白

景——同第一幕。午飯後，一切都沒有變動。
薛與周坐在沙發上。

周 薛薛！我說你哥哥對你實在太好了。

薛 我也這麼說。——不過，也許就是「太」好了一點！
周 這，怎麼說？

薛 (感慨地) 我總覺得什麼東西「太」了就有害處。

周 這倒是不一定，你父母早死了，就這麼一個哥哥，——自己的哥哥對妹妹好一點兒這是應該的……

薛 (不同意) 那末，你要是沒有你後母對你那麼兇，你會離開你的家嗎？你會反對你的婚姻嗎？你會像現在那樣，自己找職業，自己自立起來嗎？

周 那不同，你哥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他還會在哪一方面妨害你嗎？

薩 可是他就不見得肯讓我自立！

周 他要讓你念大學，還要你去留學，要我這麼一個哥哥，我就高興死了。

薩 像趙嫂子那樣念了大學，完了做少奶奶，打打牌，還有什麼意思呢？

周 這是在乎自己的……

薩 可是，我倒很羨慕你現在的那種生活；一個人愛怎樣就怎麼樣——就是你住的那間小屋子也好像比我家裏有趣味。——今天是禮拜天，來的人多些還好些，平常日子，這麼大房子，永遠是死氣沉沉的……

周 那是你現在的想法囉，要是真離開了家，就會感到沒有家的苦楚了！

薩 (勇敢地) 不見得！

周 你的家跟我的家不同，你的家並不是一個不美滿的家庭。

(沉默)

周 我說你總是那種硬脾氣，好勝，好強——我本來也是這種脾氣，現在自己過了生活，似乎要好一些了。——我說：我們都是從小死了母親的關係，——一個缺乏母愛的人，脾氣是會兩樣一點的。我從來沒有得到過母愛，不知道母愛是怎麼樣的？——不過，我相信母愛一定是偉大的。當然，要有一個母親就好得多。

蔣 (憂傷地) 我要有個母親的話……

(楊自樓梯下,看看表,進客廳去。)

楊 (熟練地) 蔣蔣!

(差不多的聲調) 哥哥!

楊 你們還沒有去看電影!

蔣 我不想去了!

楊 (一驚) 爲什麼剛才說得好好的去看電影,怎麼一會兒又不想去了!——(對周) 周錚,她爲什麼

不想去了?

周 不知道她!

楊 蔣蔣,你爲什麼不想去?

蔣 沒有什麼!

周 也許是王彬不去,她也不想去了……

蔣 (插入對周) 爲什麼王彬不去我也不去——王彬要去我就非去不可嗎?

楊 (對周) 王彬爲什麼不去?

周 剛才在路上的時候,蔣蔣問王彬想不想去看電影,王彬說他今天下午三點半有要緊的事,他不

龍去——不知道王彬有什麼要緊的事！

薛 (生氣地) 我是爲王彬不去，我才不去嗎？

周 那我不知道你爲什麼？

楊 (對薛) 爲什麼不想去對哥哥說(在薛的身旁坐下)？

薛 沒有什麼，我不想去，就不想去了。

楊 (拉着她的手) 你說得好好的去看電影爲什麼又不去呢？——今天南京的戲又是那麼好！

薛 戲倒是好戲！

楊 就那麼說呀！這麼好戲你不去看？

薛 噯！

楊 (對周) 周錚，她好像不高興似的，她幹麼了？

周 剛才談着談着她就不高興了。

楊 (對薛) 薛薛，你有什麼不高興的事，你對哥哥說說。(薛不答對周) 你們談什麼啦？

薛 (搶着說) 沒有談什麼。

楊 那，爲什麼要不高興呢？

薛 我並沒有不高興呀！

楊（玩笑地）我看你這樣子是有什麼不高興——你有什麼不高興，你更應該出去散散，悶在家里會悶出病來的！

周（對楊）那末，楊哥哥你也去吧，我們一起去。

楊 我不行，我不是今天晚上要請他們吃飯嗎？我得在家里照顧照顧！——還是你陪她去吧。（對薩）薩薩你說好不好？

薩 現在還早呀！

周（笑着）好！她去了。

楊 早也不算太早了，（看表）現在已經二點四十分了……

周 那還早一點！

楊（對周）今天是禮拜，戲又好！

（門鈴響，阿寶上開門。）

（服裝公司職員送衣服來自右門上。）

（楊吃驚地聽着，站起來開客廳的門對走廊里看着。）

楊 誰來了？

職員（服裝公司職員簡稱）（對阿寶）你們小姐在家嗎？

阿寶 在家！

楊 (對職員) 噢，你衣服送來了？

職員 楊先生！

(阿寶下)

(職員進客廳。將紙盒打開取出一件秋季大衣來。)

職員 楊小姐，大衣給你送來了，快不快？(對周) 唔！周小姐也在這裏。
 薩 快也沒有用，反正這兩天也不穿！

(楊把大衣拿在手裏看看。周也過來看看料子。)

周 (對薩) 這是新做的多少錢？

職員 (插入) 這樣一件大衣祇有八十五塊錢，你看便宜不便宜？

周 (對職員) 八十五塊——也不算便宜。

職員 這樣一件大衣八十五塊還不算便宜，真是天地良心！楊小姐是老主顧，我們貪她下回的生意，

楊 (替薩將大衣穿上) 薩薩你來穿上，看看！

(薩穿大衣，職員過去幫忙。)

周 (看着) 樣子倒還不錯。

薛 (對周) 還可以呀?

職員 這式樣是最新式的。

楊 (站遠一點) 薛薛, 你轉過來, 看看!

(薛轉過來)

楊 還不錯!

職員 好! (讚美着)

薛 (對周) 其實我大衣有的是呢……

楊 (插入) 你孩子不懂! 你今年的身材比去年長高了, 你懂不懂? —— (對周) 周錚, 你說她是不是長高了?

周 似乎高一點!

職員 (插入) 高高多了, 這我有數的末, 大衣的尺寸是呆的末……

薛 (對職員) 你要做生意總是這樣說。

(薛將大衣脫下, 職員爲她摺起放進盒子裏)

(楊走到左門, 把門推開)

楊（對里面）老陳！你來付一付賬！
裏面的聲音 唔！小姐的衣服送來了？

（楊到沙發上坐下。）

職員（對周）周小姐要不要做一件實在便宜。

周 好！我要做的時候到你那兒去。

（老陳拿着一張支票自左門上。）

職員 唔！陳老先生！

老陳（把票交給職員）是八十五塊吧？

職員 是的，是的！謝謝你。

（老陳自左門下。）

職員 好！那末我去了，楊先生再見再見，楊小姐——周小姐要做大衣請過來！

周（點頭）

（職員自右門下。一路上直說再見。）

楊 好了！你們可以去看電影了！

薛（對楊）現在幾點了？

楊 (看表) 二點五十分了。你們要趕快了。

薛 也許會客滿！

周 那還不至於吧？

楊 要是客滿的話你們看大光明的好了，今天大光明的戲也不錯！

(薛周乃取皮包準備走。)

楊 薛薛！你一定看一個電影回來好了，免得在家里怪悶人的。

薛 (點頭指着大衣) 這還得拿上去！

楊 你攔這兒，你攔這兒，我會給你料理的，你們去吧！

薛 那我們去了！

周 去了，楊哥哥！

(薛周同出客廳。薛推開廚房門對里面叫根生。)

楊 (對着走廊高聲) 周錚，你跟薛薛一塊兒回來吃晚飯！——今天晚上沒有什麼外人的。

周 唔好吧，謝謝你楊哥哥！

(薛周自右門下。後面跟着根生。)

(客廳里楊素抽着烟沉思地踱來踱去。指手畫脚彷彿有許多事情要考慮，祇見他嘴巴動，却不見他說話。突然

想到似的，他走向左門，把門推開。

楊 (對里面) 老陳！你來——我要你出去一下！

裏面的聲音 是！

(老陳手里拿着帽子自左門上。)

老陳 什麼事？少爺！

楊 你要買的東西買了一點沒有？

老陳 稍買了一點，下半年還得去買。

楊 那下半年一定要把它辦好，你今天夜車走！

老陳 (懇求地) 我說少爺！我明天走行不行——我還有一點私事得料理一下。

楊 (堅決地) 不行，我要你今天走，你就今天走——你有什麼私事？

老陳 這一回走跟往常不同，這一回你不是不要我回來了嗎？

楊 不回來也是今天走，你趕快去辦就是了。

老陳 (低頭不語)

楊 你現在給我出去一趟，去弄一桌菜來，我晚上要請人家吃飯的——弄一點酒，弄一點水菓，水菓

多弄一點——弄一點煙捲！

老陳 是——酒還是五茄皮嗎？

楊 黃酒也弄一點！

老陳 是——（稍停）我說少爺！我是你們楊家幾十年的老家人了，我這一回去了也不知道再能不能見你？——你化錢還是……

楊 （怒意）又來了。你們上了年紀的人怎麼那麼嗜囉！——老嘴咕嘴咕怎麼？——去吧，去吧，別耽誤時間了。

（老陳留戀不捨地走出客廳，擦眼淚自右門下。）

楊 （怨憤地）老不死的東西！

（楊走去按電鈴。）

（阿寶上，進客廳。）

阿寶 少爺，什麼事？

楊 你來！（阿寶過去）等一下早晨來的那個王先生要來，你不要給小姑說他來過——聽見沒有？

阿寶 是！

楊 要是陳媽看到了，要陳媽也不要講——陳媽沒有見到你，你就別提！

阿寶 嗯！

楊 (指薛的大衣) 你把那東西拿到小姐房里去

(阿寶拿着大衣上樓去。)

(楊焦躁地看看表，衝着烟捲在客廳裏踱來踱去。)

楊 (自言自語) 三點半！

(口袋裏摸出一支手槍來，看看，摸摸。)

楊 (對手槍) 十五年了，我沒有用你，說不定今天要用你一下。——(對着空中，假想着對方有一個人在那裏，他就對着那個人講話) 你答應不答應？——(你) 你說你答應不答應？——你不答應，你真的不答

應好！(假想着開了一槍，對方已倒地死了。對着死屍) 哼！這一下你完了。

(阿寶自樓梯下，進廚房去。)

(楊聽見脚步聲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將手藏進口袋里。但立刻又悟過來這脚步聲是阿寶。他在沙發上坐下，裹着報紙起來走到牆上掛着的像片下。)

楊 (對像片) 綺芬！我太對不起你了，綺芬！——你是我親手用手槍把你打死的，這我沒有忘記，你想

我怎麼能忘得了呢？——(稍停) 你死了十五年了，可是現在薛薛又長得你那麼大了。——你想

那個小雜種，他想害薛薛，這我能放過他嗎？與其他來害薛薛，倒不如我先把他打死。——我楊素能夠用手槍打死你這樣的人，我就不能打死那個小雜種嗎？——綺芬！我爲了你，爲了我的薛薛，

我情願再犯一次罪，我要打死他，我一定要打死他。

(門鈴響，阿寶上開門。)

(楊一驚，全神貫注地聽着，摸一摸袋裏的手槍，使自己定一定神，裝做非常安詳的樣子在沙發上坐下。)

(杜自右門上。)

杜 阿寶，少爺在不在？

阿寶 在！在客廳里。

(楊在客廳裏焦慮萬狀。)

楊 (恨極，自言自語)糟了！糟了！

杜 有沒有別的人？

阿寶 沒有，就他一個人。

(杜進客廳。)

(阿寶下。)

杜 (得意而親熱地)楊素！

楊 (站起來，無可奈何地)喔！杜小姐，請坐請坐！

杜 (坐下)你怎麼總叫我杜小姐幹麼？

楊 (不在意) 那末, 怎麼稱你呢?

杜 就叫我杜青, 不很好嗎?

楊 (點着烟捲, 不答)

杜 他們都沒有來?

楊 (探查) 你不是和他們去打牌去的嗎?

杜 我不打, 昨天打了一晚, 今天還打——我特地來找你談談, 我們兩個很久沒有好好兒談話了!

楊 (極力壓制着自己焦慮的感情, 在客廳裏踱來踱去, 含糊地) 嚶

(阿寶送茶上, 下)

杜 (眼光跟着楊踱來踱去) 楊素, 我說你這人很麻木!

楊 怎麼啦?

杜 誰對你好, 誰對你不好, 你全不知道。

楊 我精神壞透了!

杜 其實, 你的病找大夫是沒有用的……

楊 瞧着看看!

杜 (憔悴地) 我說你, 楊素, 你缺少一樣東西。

楊 (含糊地) 唔?

杜 你缺一種精神上的安慰!

楊 嗚呼!

杜 你把你那分心全用在薩薩身上，她，到底是你妹妹，況且她現在那麼大了，保得定幾時就票出門了……

楊 (插入) 那不會，她還年輕，她還要念大學，還要……

(楊每隔一些時看看手表，焦急的神態總是掩蓋不住。)

杜 她總不能守你一輩子囉?

楊 嗯! 嗯!

杜 (不高興) 楊素，你幹麼走來走去的，到這兒來坐一下。

楊 不，這樣很好，這樣很好!

杜 (看他一陣) 你怎麼啦? 心不定的樣子?

楊 沒有什麼，我聽着你說話吶。

杜 我說你應該替自己打算打算!

楊 (痛苦地) 不瞞你說，我是不久的人了!

杜 (生氣地) 你總是講這些不吉利的話……其實，你有了安慰，你的身體馬上可以好起來。——你現在的年齡，也應該替自己打算，打算了！

楊 (嘆氣) 唉！別提這些事了。

杜 我知道你不願意提這些事，可是，我總算是你的朋友，我不能不替你有所打算。(稍停) 楊素，我想給你介紹一個人，你看怎麼樣？

楊 (喪氣) 不談這些！

杜 (得意地) 我看那人很好，我相信你對她也不錯！

楊 (神經過敏) 誰？

杜 (諷刺地) 吓！你愛聽了吧……周錚！

楊 (怒氣) 什麼？

杜 (諷笑着) 周錚不很好嗎？人又好，又是蔣蔣的好朋友……

楊 (忍氣吞聲) 別挖苦我了，周錚是蔣蔣從小的朋友，我看着她長大的……

杜 (搶入) 那怕什麼？看着她長大的就不行？誰不是從小長大的？她從前小，現在可到底已經長大了，不是嗎？

楊 (皺着眉無語)

杜 (站起來走向楊) 那麼你說誰只要你說一個人出來，我就替你進行！

楊 (嚴肅哀求) 杜青！我對你有一個請求……

杜 (興奮地站在他的面前注視着他) 什麼請求你說？

楊 我今天下午有點事，我們明天找個機會好好兒談一談！

杜 (冷笑一聲) 哼！(喪氣地走到沙發上狠命的坐下)

楊 (趕過去求她) 你不能答應我？

杜 (冷酷地) 我說你會有什麼好事兒求我——我不答應！

楊 杜青！我真有很重要的事……

杜 (掉頭不看她) 我不信！你有重要的事？

楊 杜青！祇要你能給我一個鐘頭的時間就可以了。

杜 (轉臉過來) 什麼事你給我說說。

楊 不能給你說！

杜 不能給我說——那我非坐在這里不可！

楊 你又何苦呢？

杜 那你爲什麼不說出來，你有什麼事？

楊 我以後給你說好不好呢？

杜 (冷笑) 哼！你不說我也知道了！

楊 (神經過敏) 你知道什麼？

杜 等一下，周錚要來找你是不是？

楊 不，不！你神經過敏，我可以向你發誓！

杜 (奇怪) 那末，什麼事呢？

楊 我以後對你說！

杜 你這事非要我離開這兒不可？

楊 嚶！

杜 那好！我對你也有一個請求，你能不能答應我？

楊 祇要我辦得到，我一定答應。

杜 (故意) 我不相信！

楊 (焦慮而可憐地) 我會使你相信的，你說吧！

杜 (忸怩地不肯說)

楊 你說吧！

(汽車喇叭聲，門鈴響，阿寶上，開門。)

(楊大驚失色。)

楊 (聽着外面的動靜) 完了，完了！

杜 (不高興) 誰這時候還來？——一定是任伯。

(趙自右門上。)

趙 少爺在不在？

阿寶 在！

(阿寶下。)

(趙敲門進客廳。)

趙 喔！你們兩個在(坐下)！

杜 (不高興地) 啊！我們兩個在！

(楊焦慮地看看表，來回踱着。)

趙 那，我來得不巧了！

杜 (諷刺地) 幸虧你來！

趙 我要知道你在，我就不來了！

杜 (冷冷地) 爲什麼?

趙 (玩笑地) 因爲我知道你不會歡迎我的!

杜 我怎麼敢不歡迎你!

趙 你看,你這話就是不歡迎我的話。——反正我既來了,也就沒辦法了,是不是?

(阿寶送茶上下。)

趙 (對楊) 薩薩看電影去了?

楊 (沉悶地) 嚟!——你怎麼這時候來?

趙 我想來找你談談!

楊 沒有什麼談的!

(不時焦慮地看表。)

趙 (對杜) 楊素,彷彿也不歡迎我的樣子。

杜 (冷笑) 你是他的好朋友,怎麼會不歡迎你呢?

趙 (玩笑地) 那倒不一定,他有時候特別不歡迎我。(看看楊,又對杜) 杜青,你看楊素好像有心事似的,他有什麼心事呀?

杜 我怎麼知道!

趙 你也不知道——（對楊）楊素，你有什麼心事呀？

楊（招呼趙）任伯，我給你說句話（走向左門）

趙（跟過去）什麼話？——（回頭對杜）杜青，你坐一會！

（趙跟楊自左門下。）

杜（冷笑一聲）哼！什麼事鬼鬼祟祟的！

（客廳里祇剩杜一人。）

杜（對着左邊門）你想我走，我今天偏不走——我等着吃晚飯，看你有什麼辦法？

（杜安然自得地在客廳里看看這樣，看看那樣，最後站在那張像片底下看着。）

（約莫十來句話的功夫，趙與楊自左門上。）

杜（生氣）談什麼鬼鬼祟祟的。

趙 沒有什麼，反正你別生疑心……

（楊坐下。）

杜 那末，爲什麼這樣鬼鬼祟祟的呢？

趙（解釋）楊素他今天下午有點事，他的意思要我和你暫時離開一下，不過他不好意思和你說……

杜（狼狽的沙發上坐下）我已經決定了，我今天不走了，等着吃晚飯！

趙 (安慰地) 那你何必呢,他真有事——我知道!

杜 什麼事?他爲什麼不肯說?

趙 反正,與你毫無關係的事……

杜 與我沒有關係更可以說了!

趙 正因爲與你沒有關係,說給你聽也沒有道理,是不是?

杜 不說出來,我就不走!

趙 (走過去去拖她) 那你何必呢,你到我家里去一下,等一會咱們再一起來。

杜 (不肯走) 我相信這事兒與我一定有關係。

趙 (硬拖她) 我可以向你保證,決沒有關係,我們走吧!

杜 (掙脫趙的手) 你放開呀!我要走自己會走的。

趙 (放手) 你看在我的分上,我們走吧!

杜 (依然不動) 喔!你那麼大面子?

趙 (玩笑地) 那末你看在楊素的分上……

杜 我才不看呢!

趙 (看楊) 你看他那可憐樣子。

(楊低着頭坐着。)

杜 (看楊一眼笑一聲) 好吧！就饒了他吧！

(楊興奮地抬起頭來。)

(杜站起來拿皮包。趙殷勤地爲她開路。)

(楊站起來準備送他們。)

(門鈴又響。阿寶上開門。)

(楊倒在沙發上，腦袋埋在自己的手裏。)

(杜回進客廳坐下。)

杜 反正又有人來，我走也沒有用了！

(趙無所適從看看楊，又看看杜。)

(王自右門上。)

王 (對阿寶) 楊先生在家嗎？

阿寶 在！

(阿寶下。)

(王進客廳。沒有人與他握手。他看這個看看那個，覺得空氣異常古怪。)

（趙伸手讓他坐，他就坐下。）

趙（對王）想不到你會來！

（楊抬頭看王。）

王（含糊地笑着，不答。）

杜（得意地看看王）任伯（站起來）我們還是走吧，楊素還有事呢！

趙（不想走的樣子）現在倒是你要走了！

杜（拖他走）我們在這兒幹麼呢？——（對楊）楊素，我們走了。（對王）請坐坐！

（王站起來謙遜一下。）

（杜得意地拖着趙自右門下。）

（汽車的聲音漸漸遠去。）

（客廳裏一段沉默。）

（阿寶送二杯茶上，將吃過的茶杯順手帶下。）

（楊漸漸使自己恢復常態，點着烟捲。）

楊（極溫和的樣子）你是從家里來吧？

王（謙恭地）是的！

楊 你到這兒來沒有跟蔭蔭說吧？

王 沒有！

楊 我請你來，有點事要和你談談！

王 是的！

楊 你和蔭蔭到底認識多久了？

王 （想一想）大概是兩個月的樣子。

楊 你們……怎麼認識的？

王 她的一個同學是我的親戚。

楊 那末你和蔭蔭到現在為止是一種什麼關係呢？——不，我的意思是你和她的感情到底怎麼樣呢？

王 我們是朋友的關係。

楊 是的！——我完全不反對你和蔭蔭做朋友；相反的，我很高興蔭蔭有你這樣一個朋友——你是一個很忠實的青年，我一看就知道你和上海一般的浮滑少年不同——我是向來不顯問蔭蔭的生活的，這我相信蔭蔭已經給你說過……

王 是的，她和我說過。

楊 我當然主張戀愛自由——我想你也會這樣相信我——不瞞你說，我自己在你的年齡已經是戀愛自由的了。——不過，現在你們的問題似乎不同一些——昨天晚上蔣麟告訴我說是：你收到了——一封恐嚇信，有沒有這回事？

王 是的！

楊 說是那封信上還畫了一支手槍？

王 (伸手到口袋裏摸信) 這信還在我口袋里呢！

楊 (立刻拒絕他拿出來) 我不想看，我不想看——我的意思這類信你把它燒了算了，何必又留着呢？——你千萬不要給蔣麟看……

王 (窘)

楊 (嚴厲地) 你給蔣麟看過這信沒有？

王 (低着頭) 她看過了！

楊 這你不應該的，你為什麼要把這種信給她看呢？

王 她一定要看！

楊 她要看你就給她看了？——這，你太沒有見識了，你枉為還是個大學生！

王 (無話)

楊 你要知道，薛薛還是個孩子，她從來沒有交過男朋友，像她那樣一個少女，看了這種信將發生什麼變化呢？

王 (無話)

楊 所以，現在你們的事情已經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了——你們再這樣鬧下去，只怕會發生慘劇！——我站在一個兄長的立場，我不能不出面顧問這件事——你想我把薛薛從小扶養得這麼大，我把她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的看待，我只有她這麼一個妹妹，她只有我這麼一個哥哥——你說我能不能看着她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而不管呢？

王 (拘謹地) 不過，那封信也許是我的朋友開的玩笑！

楊 (肯定地) 不會的！——天下那有這種朋友開這麼大的玩笑呢？——而且，我們不得不防他一個萬一，你以為他開玩笑，萬一他不是開玩笑，你怎麼辦呢？

王 (無話可答)

楊 我相信你和薛薛交朋友是善意的，那你就不能害她，爲了她，爲了你自己，今天我以兄長的立場對你提出一個請求：希望你從現在起斷絕和薛薛往來！

王 (彷彿遭到莫大的打擊) 可是，我和薛薛僅是朋友的關係！

楊 是的！可是那封信上不是不准你們繼續交朋友嗎？

王 (斷斷續續) 天下怎麼能禁止人家交朋友呢?

楊 是的! 現在的世界, 父母不能禁止兒女交朋友, 我做兄長的當然更不能禁止妹妹交朋友, 可是你
要知道, 手槍有時候它會禁止人家交朋友!

王 (忸怩地) 可是, 交朋友是兩方面的事!

楊, 你, 這是什麼意思?

王 我的意思: 假如薛薛她要和我交朋友呢?

楊 哈! 這不是你自已說的嗎? 「交朋友是兩方面的事」——那末你不跟她交朋友, 她怎麼能跟你
交朋友呢?

王 萬一她要跟我交朋友……

楊 你可以拒絕她, 你可以不理她!

(一段長長沉默。王苦思着。楊等着他的答復。)

王 這我不能!

楊 (吃驚) 爲什麼不能?

王 我不忍去拒絕她!

楊 (怒意) 什麼?——(立刻把感情壓制住) 我問你: 你是不是有點愛她?

王 (不好意思說)

楊 (和善地) 沒有關係,你對我說有什麼關係,我是她的哥哥!
王 (停了一刻低着頭) 是的!

(楊憤怒地盯他一眼,站起來一手插在裝手槍的那只口袋裏,來回踱着,抬頭看看天,又看看王,思索着。)
(門鈴急響,阿寶上開門。)

(楊知是薛回,大驚失色,惶惶失措,王也失驚。)

(薛一人自右門上。)

(楊急忙一手把王拉起,打算走左門下。)

阿寶 (吃驚地) 小姐回來了,少爺在樓上呢!

(躊躇地不答走向客廳門,舉手打算推門進。)

阿寶 (看着她吃驚地) 小姐!

薛 (回頭) 怎麼事?

阿寶 沒有什麼!

(楊把王拖進左門,自己站在門外看着客廳門。)

(薛想了想,不進客廳轉身上樓去。)

(阿寶看她上樓後，自廚房門下。)

(楊鶯得脚步消失後，把王又拖出來。)

楊 (着急) 現在薛薛已經回來了，你快點說：你能不能答應我的請求？
王 這一下子我不能答應你。

(二人站着講話。)

楊 (說得很快) 你是年青人，做事應該速斷速決，不應該忸忸怩怩的！

王 我希望你能給我一個考慮的機會！

楊 這沒有什麼多的考慮，這有什麼多的考慮呢？

王 (考慮着)

楊 我希望你能快一點，回頭薛薛下來就麻煩了。

王 只要她願意和我交朋友，我還是不能拒絕她的。

楊 (極力壓制着感情，和善地說) 你如果真的愛薛薛，那你應當用正當的方法去愛她，你不應當去害她。

王 (辯着) 我沒有去害她！

楊 現在有人在阻止你們交朋友，萬一鬧出事來你不是害她嗎？——(稍停) 你說你愛她，但是你們

的關係究竟還祇是朋友的關係，你說愛她，她是不是愛你呢？我想：這還是一個問題。——所以，你們現在在朋友的關係上斷絕下來，這是不會有什麼痛苦的，這有什麼痛苦呢？一個朋友過去來往的，現在不來往了，這是很平常的事！

王 (思考着)

楊 你看怎麼樣？

王 (不答)

楊 (焦躁) 你說呀！痛痛快快！

王 你和薩薩談過這問題沒有？

楊 那不能的！——假如我不是薩薩的哥哥，而是你的哥哥，我應該對薩薩說這話，不應該對你說這話了……

王 (懷疑地看他一眼)

楊 (和善地) 你應該知道，我之向你提出這樣一個請求，這是萬不得已的。——我想：你應該知道我對你絲毫沒有惡意。

(停了一刻。)

王 好吧！我答應你！

楊 (興奮地與他握手) 我很高興。——不過，我另外還有一個附帶的要求。

王 (看着他) 什麼要求？

楊 你是不是已經決定跟薩薩從此而止了？

王 (傷感地) 決定了！

楊 那末，我的請求是希望你從此不理她，不要寫信給她，也不要和她見面！

王 我想……和她作最後一次談話。

楊 (着急) 那爲什麼呢？沒有必要末！何必呢？

王 我有些話要向她解釋一下。

楊 這你不對的！——你越向她解釋，就越增加她的痛苦，你爲什麼要增加她的痛苦呢？——你要是真愛她，一方面又要拒絕她，那你應該讓她恨你，你不應該讓她對你有所留戀，——你應該懂得這種道理！

王 (痛苦地) 可是，我不願意她來恨我！

楊 (緊接) 祇有讓她恨你，才能表示你真正愛她，否則你就是玩弄她！——這我不能答應。

王 可是，她現在並不恨我！

楊 對的，她現在當然並不恨你。——可是，以後假如她一次，兩次，三次的找你，你不理她，你不跟她會

面，她就會恨你的。

王 (苦思着)

楊 你說你能不能答應我這個請求？

王 (無話)

楊 (着急) 你說呀！你怎麼這麼不痛快？

王 (痛苦地點點頭)

(楊興奮地又與他握手)

楊 你是一偉大的人！

(蔣從樓梯急下。直奔客廳)

(楊大驚，急忙把王拖進左門，將左門關上)

(蔣並不敲門即推門進客廳)

蔣 (詫異) 哥哥，你在這兒？阿寶還說你在樓上呢！

楊 (頓窘) 是的，我才下來——你怎麼現在就回來了？(看表)

蔣 (不高興地坐下) 客滿——跑到大光明又客滿！

楊 (裝做極隨便的樣子) 爲什麼不另外找一家看呢？

薛 沒有好戲時間也來不及了！

楊 (坐在她的身旁) 周錚呢？

薛 她回去了！

楊 你們爲什麼不看五點的呢？

薛 我倒是打算看五點的，周錚她六點鐘有事！

楊 她來不來吃晚飯？

薛 來的吧！(忽然看見桌子上二杯茶，奇怪) 誰來過了？

楊 (吃驚) 怎麼誰來過了？

薛 (指桌上茶杯) 那不是兩杯茶？

楊 (吱唔地) 唔？那是你，你趙哥哥來過了！

薛 他不是陪趙嫂子她們回去打牌嗎？

楊 他沒有打。

薛 他來了怎麼又走了呢？

楊 他有事——(又開去) 薛薛！你在樓上幹什麼？

薛 (懶懶地) 我想做一點功課，又做不出。

楊 我看你很悶的樣子，你還出去散散吧！

薛 (撒嬌地) 你今天怎麼老要我出去？

楊 (勉強笑着) 不，我是怕你在家里怪悶的。

薛 我出去，也不悶，我想跟你談談！

楊 談談，談什麼？

薛 (孩子氣地) 我有很多話要問你，你能不能回答我？

楊 什麼話？

薛 你先告訴我，你能不能回答我？

楊 (懷疑地看着她) 能回答的當然可以回答你！

薛 (坐正) 好——哥哥你總是說：有許多話等我大了再告訴我，那末，現在可以告訴我了！

楊 你還小末！

薛 不！我大了。

楊 還小！

薛 (孩子氣) 我大了！

楊 (無可奈何) 唔，大了，大了。

- 薛 (指指他) 噢,你承認我大了!
 楊 (含糊地) 嗚嗚!——怎麼樣?
 薛 那末,你告訴我,嫂子怎麼死的?
 楊 (站起來) 問這個幹麼?
 薛 哥哥,你告訴我,你告訴我!
 楊 你這孩子,你老問這個有什麼意思呢?
 薛 你告訴我了,我下回就不問了!
 楊 (踱來踱去) 還沒有到時候吶!
 薛 什麼時候你能告訴我呢?
 楊 等到了時候,自然會告訴你的。
 薛 什麼時候呢?
 楊 這就很難說了!
 薛 可見你騙我!
 楊 不騙你,哥哥還會騙你嗎?
 薛 (稍停) 那末,爸爸怎麼死的?

楊 爸爸病死的，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。

薩 媽媽呢？

楊 媽媽死，你已經四歲了，你記不起來？

薩 四歲的事情怎麼能記得起來呢——那末，哥哥，你爲什麼老不娶嫂子呢？

楊 (抽着煙煩惱地) 小孩子老問這些話幹麼？

薩 你自己承認我已經大了，又說我小孩子——你給我說：你爲什麼不娶嫂子。

楊 你哥哥是不娶嫂子的了！

薩 爲什麼呢？你說個道理我聽聽！

楊 哥哥這麼大年紀還娶嫂子？

薩 不，你還年青！

楊 (笑) 不談這個，不談這個！

薩 我非要談這個！

楊 你不去做功課？

薩 不，我不去！

(老陳兩手拎了許多買回來的男男碎碎從廚房門上走進客廳去。)

楊 誰？

老陳 我，少爺！——小姐！——少爺那個擔菜的人來了，和上一次的菜差不多，就是少了一下大菜。
楊 好！

薛 （對陳）老陳！我交給你的像片，你收起來沒有？

老陳 （笑着）早就收起來了，包得好好的，這還能把它丟了嗎！——少爺，我把東西擱屋子里去。

（向左走。）

楊 （着急地）老陳！

（陳在半路上站住。）

楊 你把東西暫時擱桌子上。

（陳用詢問的眼光看着他，將東西擱在飯桌上。）

薛 （對楊）幹麼？哥哥！

楊 我要他出去一下。

薛 讓他把東西拿進去了，出去不是一樣嗎？

（陳歎歎地等他們的決定。）

楊 不——（對陳）老陳！你酒買回來了沒有？

老陳 買回來了！

楊 (想着) 你給我到……到公司里去買一瓶白蘭地來，我今天打算痛痛快快的喝一下。

薛 (不同意) 哥哥。

楊 (對陳) 你去，你去，你馬上就去。

薛 你爲什麼又喝酒？

楊 (對薛) 我不一定喝！

老陳 少爺等我把東西拿進去了，再去買行不行？

楊 (焦躁地) 不行，不行，你就去！

薛 (對陳) 你就去吧，東西擱這兒我等一下替你搬進去。

(陳只得走廚房門下。)

(楊恐懼地看着薛，等薛的眼光接過來，立刻使自己鎮定。)

薛 哥哥！你爲什麼這麼急，非要他馬上，去不可？

楊 (溫和) 我的脾氣急起來是很急的，最好馬上就拿在手里喝！

薛 你戒了那麼久的酒，今天怎麼忽然又想喝酒呢？

楊 很久沒有喝外國酒了，想嚐一點。

薛 我說你還是不要喝它！
楊 (含糊地) 嚟！

(薛站起來走向飯桌打算把陳的東西搬進左門去。)

楊 (吃驚) 薛薛你幹什麼？

薛 我替他拿進去！

楊 (趕過去阻止她) 不要為什麼要你拿呢？

薛 我答應他替他拿進去。

楊 (着急) 不要等！一下叫阿寶拿！

薛 (把一件東西拿起來) 她們今天廚房里忙得很！

楊 (一件件從她手里拿下來) 我會料理的，你別管這些事。

(楊拖着薛在沙發上坐下。)

楊 來，我們還是來談談！

薛 談什麼？我問你你又不說！

楊 (裝得極自然) 我也有些話要問你？

薛 問吧！什麼話？

楊 等我來想一想！(做想的姿勢)

薛 喔！想都沒有想到，還問我？

楊 想到了，想到了！你跟王彬認識多久了？

薛 二個月。

楊 你認為這個人怎麼樣？

薛 很普通的一個人——你呢？

楊 我！我覺得這個人很忠實，很好！

薛 (不同意地) 我一點都不喜歡這種人！

楊 不喜歡？——那你怎麼和他交朋友？

薛 不喜歡！——要和他交朋友——交朋友不一定要喜歡！

楊 總要有點好感，然後才能交得起來囉！

薛 (眼睛看着別處) 不沒有好感，可是非跟他交朋友不可！

楊 (看着她的臉) 薛！你是不是有點愛他？

薛 (受了侮辱似的，轉過臉去對着楊) 什麼？哥哥！

楊 (抱歉地) 這，這跟哥哥談談沒有關係！

薛 (轉臉看着別處冷笑一聲) 哼——我才不會愛這種人呢!

楊 (滿意地執着她的手) 不愛他就不愛爲什麼生氣呢?

(一段沉默)

楊 薛薛! 你要不要到樓上去歇息?

薛 我不要!

楊 我說你……

(汽車喇叭聲)

楊 (二驚) 誰來了?

(門鈴響阿寶上開門)

(趙自右門上)

阿寶 趙少爺!

(趙不理直入客廳)

趙 你們兄妹兩個在這兒?

薛 (淡淡地) 趙哥哥!

楊 (見是趙一人把心放下) 你一個人你太太呢?

趙 他還早吶！——（對薩）薩薩你不是去看電影的嗎？怎麼回來了？

薩 容滿！

趙 周錚呢？

薩 回去了！

趙 不來吃晚飯了？

薩 要來的吧！——你剛才來過了，怎麼現在又來了？

趙 你怎麼知道我來過了？

薩 哥哥說的！

（趙用探詢的眼光看楊。）

楊 （搶入）任伯！你剛才忙着要走是什麼事？

趙 （看看楊，楊使了個眼色）我——我有點個楣事，去辦了一辦。

薩 （對趙）現在辦完了？

趙 （故意開玩笑）還不知道吶，——其實是人家的事，硬逼着我辦，我也沒有辦法，爲了朋友，反正自己祇好吃虧一點，是不是？

楊 （着急地看着他，總想把問題又開去）任伯！你太太在什麼地方打牌？

趙 在劉律師家里——我忘了告訴你現在杜青也在劉律師家里。

楊 (含糊地) 嚟?

趙 (對薛) 薛薛你怎麼有點不高興的樣子?

薛 (站起來) 沒有什麼——你們談談吧，我上樓去做一點功課。

趙 爲什麼我來了你就上去?

楊 (插入) 讓她上去吧，她功課還沒有做呢!

(薛出客廳上樓去。)

趙 (詫異) 怎麼回事兒?

(楊聽着薛的脚步聲已經消失，趕緊去開左門，對門里點點頭。)

(王自左門上，垂頭喪氣地與趙點點頭。)

(趙莫明其妙，看看這個看看那個。)

(楊把王帶出客廳，自己爲他開門，與他緊緊握手，却是一句話都不說。)

(王自右門下。)

(楊把門關上，回進客廳。)

趙 (走到楊的面前) 這是怎麼一回事兒? 你爲什麼約「他」到這兒來?

(楊低着頭，一段沉默。)

楊

(突然擡起頭來，痛苦地望着趙，用極慢、極沉重的嗓子)任伯！我痛苦極了！——我、我、向你承認我——

「愛」——薩——薩！

(大驚)什麼？

(楊低頭站着。)

(趙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，踱來踱去。)

——幕——

原书空白

第
三
幕

原书空白

景——同第一二幕。晚餐剛罷，飯桌上添了兩盤水菓，幾把披葉子的刀子，許多菓子皮狼藉在桌上客廳里燈光
通明；走廊里樓梯上也有一盞很亮的燈光。窗戶外暮色沉沉，並沒有月亮。

陳媽忙着倒茶，阿寶將牙簽分給衆人。客廳里擠滿了人。趙太太坐在飯桌上一手遮着嘴巴剔牙，趙打橫坐着，露
棄周坐着，杜坐在楊的附近；劉律師與劉太太坐在一起，大家都吃得很飽的樣子。

陳媽（對楊）少爺！養菜的人還要打發幾個酒錢！

楊 你給他們兩塊錢好了。（陳媽要走，楊又補充一句）趙少爺和劉律師的車夫都吃了飯沒有？

陳媽 吃了！

（陳媽下。不久阿寶亦下。）

趙太太（懶懶地吁一口氣）呵！吃得太飽了。

趙（吃着水菓）你反正吃白食，就拚命的吃。

趙太太（不理他）我說今天的菜是不錯，就是太膩一點。

杜 (對趙太太) 你總有挑剔的。

趙太太 (挪揄地) 嗐! 你反正楊家的東西, 什麼都好! —— (轉臉對楊) 楊素, 我說你今天不該喝那麼

多酒, 你喝了幾杯?

楊 (抽着煙) 喝得不多。

趙太太 要不是杜青給你搶下來, 你還要喝下去。 (瞟杜一眼, 杜報她一付臉色) 下個禮拜該輪到你請了!

劉律師 (插入對趙太太) 下個禮拜是我的, 下個禮拜是我的!
杜 是我的!

趙太太 (對劉律師) 劉律師, 我說你別和她搶了! (指杜一下) 她才願意請呢!
劉律師 (笑) 那也好, 那也好! 那末再過一個禮拜是我的好了。

趙太太 (不一定對誰) 在楊素這兒吃飯, 就有一件不好!

薛 (插入) 沒有牌打?

趙 (對薛) 對了, 就是沒有牌打。

薛 趙嫂子! 你一天除了打牌, 還做些什麼別的事?

趙 (插入) 除了打牌就是賭錢!

趙太太 (不理他) 那事兒多着呢，家務事，孩子的事，(指一下趙) 他又不管家裏的事情，早上出門，晚

上回家，連孩子的事都不管，家裏就是他的旅館。

趙 (插入對趙太太) 昨天不是陪你打了一晚的牌嗎？

趙太太 (對趙) 算了吧，這一年里頭，也不曉得有這麼幾回，

(劉律師和劉太太商量着要走)

劉律師 (站起來) 我們走了。

劉太太 (跟着站起) 走了！

(許多人的視線都集中在他們兩個身上)

趙太太 唷！這麼早爲什麼就走了？

楊 (同時) 還早末！

杜 怎麼就走了呢？

劉太太 (對大家) 他明天一早就有事！

趙太太 那你呢？你還想回去打八圈嗎？

劉太太 (對趙太太) 現在還打什麼都快十點了。

劉律師 (與楊握手) 謝謝，謝謝！(又與趙握手) 對大家) 各位再見了，再見，再見！

(許多人都爲他們站起，寒暄着，屋子裏鬧烘烘的一團。)

(楊按電鈴，阿寶上。)

楊 (對阿寶) 劉律師走了，你告訴他的車夫。

(阿寶自廚房門下。)

(劉律師劉太太出客廳。各道再見，再會等等。楊與薩送出客廳。他們兩個自右門下。汽車聲漸遠去。)

(客廳里衆人各各歸坐。)

楊 (自言自語) 少了兩個。

趙太太 (對大家) 楊素就是怕熱鬧，我是越熱鬧越好！——(對薩) 喔！薩，我倒忘了告訴你：你今天

給我的像片，我一帶回去，弟弟跟妹妹就搶着要看，你知道妹妹怎麼說？她說：媽媽！我要長得像姑姑那麼美，爸爸就不會叫我小冬瓜了吧？——你看……

薩 趙嫂子也學着趙哥哥那麼開玩笑！

趙 (搶入對薩) 薩，這，你弄錯了，我是從你嫂子那兒學來的。

(周，杜笑，楊悶坐着。)

趙太太 (顧自己說) 弟弟說得更有意思，他說：媽媽，媽媽！爸爸說，姑姑的嫂子——(轉臉對楊) 楊素，

你看：他連孀娘都不會叫，叫你的太太叫姑姑的嫂子！(自覺好笑。又對薩) 他說：爸爸不是說，姑姑

嫂子比姑姑長得還美，不知道她穿什麼衣服的？——真有意思。這孩子說是長得美是穿的衣服的關係，你說好笑不好笑？——後來我又問他，我說：姑姑長得像不像她嫂子？他說：我沒有見過姑姑嫂子！——我說：楊叔叔家里不是掛着一張姑姑嫂子的像片嗎？（指像片）——你知道他怎麼回答我？——這孩子真有意思，他說：那張像片就是姑姑——（轉臉對楊）楊素，這孩子連姑姑跟姑姑嫂子都分不清楚，他以為姑姑就是姑姑嫂子，你說好笑不好笑？——（對蕾與周）現在是大了，從前小的時候，看見女人的像片都是媽媽，反正，男的都是爸爸！（大家笑，看楊一眼）楊素，你怎麼又沒有話說了？我看你就是和任伯兩說起來有勁兒！

趙 （插入不一定對誰）在女人的面前，男人往往是不會說話的。

趙太太 （搶過去對趙）得了吧，你那張嘴還不會說話，真是我哪一次就說得過你了？
趙 這——你可別客氣。

（蕾，周，杜，都笑。）

趙太太 （沒有功夫理趙）楊素！孩子們都想到你這位叔叔家來玩。可是我說：你們的叔叔是頂怕煩的，你們別去了吧，媽媽回來給你們帶好的吃——你知道弟弟怎麼說？

楊 （沉悶地）我猜不着。

趙太太 我又不需要你猜！——他說：叔叔那兒沒有牌打，媽媽去幹麼——（大家笑）真說得有意思，

(笑)連孩子們都知道我愛打牌!

杜 (對趙太太) 你一天講這許多話,累不累?

趙太太 你又怨我話說多了,你自己不說,末說話的機會是要自己找的,人家哪兒就會送給你呢?

——好吧!現在我不說了,讓你說吧!

趙 (對杜) 那就你說吧!

杜 (窘) 爲什麼要我說,你不能說?

(楊關上一扇窗戶。)

薛 (對杜) 薛薛你冷不冷?

薛 不冷!

趙太太 (不一定對誰) 他就是一個薛薛!

杜 (對趙太太) 真是,他對薛薛真是……

趙太太 對自己的妹妹都那麼好,他從前對太太不知道該多麼好了!——所以我說,哪一個女人要

嫁給楊素,真是好福氣,杜青你說對不對?

杜 你說你不說話了,怎麼又說起來了?

趙太太 你們都不說,我還等你們!——杜青, (指一下趙) 你瞧我們的那一位,我跟他十來年了,他哪

一天就問我一聲：冷——不冷呢……

趙 (搶入) 這應該是你的事情!

趙太太 (對趙) 我的事情楊素，他怎麼知道問蔣蔣? 你就不知道問我?

趙 楊素是特別的!

趙太太 楊素是特別的!——他能問他的妹妹，你就不能問你的太太妹妹是女人，太太也是女人，妹妹會冷，太太就不會冷?——所以我說：你們男人是沒心肝的。(對杜) 杜青，我說你還是獨身的好，什麼男人都是假的，你跟他結了婚，反正你就是他的了!——(轉臉對蔣) 我這話，蔣蔣你也聽着點兒：你將來嫁了人，我說總不會有你哥哥對你那麼好的了!

趙 (輕鬆地對趙太太) 你要說我對你壞，這是天地良心的。我是心裏頭對你好!

趙太太 得了吧! 你就差沒有動手打我就是了。

杜 (插入) 你們兩個在算賬嗎?

(周從沙發裏站起來)

周 (小聲對蔣) 我想回去了。

(大家的視線都注意到周的身上)

蔣 還早!

杜（對趙太太）你看，人家讓你們算賬給算跑了。

周（對杜）不，我「是」要回去了，我明天還要起早吶！

趙 忙什麼？周錚！

楊（對周）還早，周錚！

趙太太 都是我不好，說這些事兒，（對周）周小姐，我說：你明天有事的人，我也不留你了。不過，下個禮拜杜青請飯你和薩薩一塊兒去吧！（對杜）我給你請上一個客人。

薩（對周）我送你一陣！

周（對薩）不要了！你家里有客人。

趙太太（插入對周）我們這一班還算是客人，薩薩要送，就讓她送你一下也好。

趙（對周）周錚，不要讓車子送你回去？

周 不要，不要！我走了，各位再見——楊哥哥謝謝你的飯！

楊（笑着）還謝吶！

薩（對楊）哥哥，我送她一陣就回來。

楊 坐車子去吧！

薩 不，我和她溜溜馬路。

趙 其實她們又有什麼話要談。

（大家都站起來送。）

薛 趙嫂子，杜小姐你們多坐一回兒，我馬上就回的。

趙太太 好吧！你早一點回來是真的。

杜 （同時）再見了，周小姐！

趙 （對薛）你不回我一聲就走了。

周 （對大家）再見，再見——你們別出來了。

（大家都說着再見再會等等。）

（薛周自右門下。）

（客廳里留下兩男兩女，各自坐下。）

楊 （感慨地）又少了兩個！

趙太太 （對杜）杜青！今天反正回去也打不上牌了，我們就在這兒多聊着會兒吧！

杜 （對楊）楊素，你累不累呀？

楊 （裝做安閒的樣子）我不累，我不累！

杜 （關切地對趙太太）我說今天楊素不知怎麼，你看他老有心事似的。

趙太太 (看一眼楊) 真的，我也那麼說。——楊素你怎麼啦？
 楊 我沒有什麼，我很好！

趙太太 (對杜) 我說：一定是又跟任伯兩個有什麼整扭，不是我們從劉律師帥家里來的時候，他們兩個正吵着嗎？——那種噪子呀，多響！我們一進門就聽見了。楊素的臉通紅的，不知道他們在鬧些什麼？——(對趙) 任伯！剛才你們兩個存什麼呀？

趙 沒有什麼，鬧着玩兒，反正我和他兩個還不是常常如此？

趙太太 (對楊) 楊素到底是爲什麼？

楊 沒有什麼！

趙太太 那爲什麼吵得那麼兇？

楊 (不耐煩地) 沒有，沒有，你別瞎疑心！

趙太太 (對杜) 我說吧，杜青！他們兩個的事，就不會讓我們知道。——他們有這本領：吵得面紅耳赤，祇要我一進門，他們就可以住嘴。

趙 (對趙太太) 沒有什麼！就是一個問題的爭論。

杜 (搶入) 爭論什麼問題呢？

趙太太 (對趙) 對呀，爭論什麼問題呢？

趙 (極隨便) 小問題,反正沒有什麼道理。

趙太太 我不相信。我看你們吵架也不知道多少回了,就沒有見過這麼嚴重。——(對杜) 你看見嗎?
楊素是滿頭大汗,嗓子都快啞了。

杜 (同意) 嚟!

趙 (看着表) 我說你們可以回去了,反正時候也不早了!

趙太太 (驚奇) 什麼?——那末你呢?

趙 (嚴肅地) 我還得等一會,我要和楊素再談談!

杜 (插入對趙太太) 你要他一起回去,我們一起回去——楊素也累了!

趙太太 對的! (對趙) 要回去就是一起回去,你一個人賴在這里幹麼?

趙 不,你們先回去,我等一下就回來。

趙太太 (奇怪) 幹什麼?你們白天吵了幾個鐘頭,還不夠,夜里還要吵?

楊 (插入對趙) 任伯,我看你還是陪你太太一起回去吧!

趙太太 (搶入對趙) 你看!主人都要你回去,你還賴在這里?

趙 (對楊) 我還要跟你談一談,讓她們先回去!

趙太太 (對趙) 到底是什麼事呀?非今天晚上談不可!——明天談就不行了!

趙 不行，非今天談！(走過去按電鈴)

趙太太 (見趙按電鈴) 你幹什麼？

趙 我叫車夫先送你們回去。

趙太太 (自言自語) 真是奇怪，有什麼事呀？那麼嚴重？

(阿寶上)

趙 (對阿寶) 你關照我的車夫，讓他先送奶奶回去，然後再來接我。

阿寶 是！

(阿寶下)

杜 (對趙太太) 那末，我們就先走吧！(站起來)

趙 (嚴肅地) 你們先走吧。

趙太太 (站起來) 到底是什麼事呀？任伯！

趙 (輕鬆地) 我等一會回去告訴你好了！

趙太太 算了，你會告訴我——反正我也不管你們的事——那末走了，楊素！

杜 楊素，你早點兒睡吧！

楊 好吧！明天見。

(楊送至走廊)

(趙太太與杜和楊素道着再會)

趙太太 (高聲) 任伯你早點兒回家吧!

趙知——道——了我的太太!

(趙太太與杜自右門下)

(汽車聲漸漸遠去)

(楊回進客廳，順手關掉幾盞電燈，客廳里的光綫頓時暗了許多)

楊 (點着煙捲) 又少了兩個!

(一段沉默。趙嚴肅地注視着楊)

楊 (坐下) 你爲什麼一定要留在這兒呢?

趙 我要和你談談，剛才沒有談出一個結果來。

楊 (懼怯地) 我說還是留待明天談吧!

趙 (嚴重地) 在你沒有答應我以前，我不想離開這里。

(老陳穿着出門的裝束，手里拿着帽子，自廚房門上，羞澀地溜進客廳去)

老陳 (對趙一躬) 趙少爺——(對楊) 少爺我走了。

楊 (看看表) 走也是時候了——你都弄好了嗎?

老陳 都弄好了!

楊 你的行李呢?

老陳 都在廚房里了。

趙 (看表) 早是還早一點。——老陳，你這回去了，幾時回來?

老陳 (對趙悲哀地) 少爺說是要我不要來了!

趙 (奇怪對楊) 怎麼你不要他來了?

楊 (辯着) 那裏! 我要他暫時不要來，等我寫了信給他再來。

趙 (質問地) 不過，我相信你不願意有他在你的身邊。

楊 (看看趙不答)

老陳 (對趙) 趙少爺，你是頂清楚的。(帶着哭音) 我老陳是楊家幾十年的老家人，我現在也是快死的人了。(說着抹眼淚) 這回去了，還不知道能不能再見一見少爺的面。

趙 (安慰地) 那什麼話，你就可以回來的。

(楊不耐煩地看看陳，默不作聲。)

老陳 (斷斷續續十分悲切) 你趙少爺總算是少爺從小的朋友。(說着跪下來對趙磕一個頭又站起)

趙（站起）這是幹什麼，這是幹什麼？——你那麼大年紀了。

老陳 我請趙少爺多照顧點我們的少爺。——你該勸的得勸勸他。——我上年紀的人說話就瞎囉，不過我總算是楊家的老人家，我又沒有子女，少爺小姐就是我的親人。（又抹眼淚）——趙少爺你勸勸少爺娶一房媳婦，這也算是我的願望了。——一戶人家沒有一個女人當家的，我走了也不放心……

楊（不耐煩地插入對陳）我說老陳你別瞎囉了，你還是去吧，祇要我不死，見面的日子，總是有的。

老陳（留戀地看看趙，又看看楊）

楊 我已經對根生說好了，讓他把車子送你到車站去。

老陳（悽慘地）少爺！你得多多保重。

楊（也有些被感動的樣子）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好了。——我和你說的話你都记住了？

老陳·是！

楊·老太太要來，你就和她說那麼遠的路就免了吧！

老陳 是！

楊 那末你去吧，我也不送你。

老陳 少爺，我給你磕個頭。（跪下去磕頭）

楊 (站起來) 算了, 算了!

老陳 我還找小姐去磕個頭。

楊 她出去了, 等她回來, 我和她說好了。

老陳 那末我走了, (對趙一躬) 趙少爺我走了。

(楊趙二人送至出客廳門口。)

(陳又一一爲他們鞠躬, 戀戀不捨地自廚房門下。)

趙 (質問) 你爲什麼要他不要回來?

楊 (膽怯地) 我要他陪陪老太太!

趙 (極不高興) 哼! 你是怕他在薛薛的面前洩漏你的祕密, 所以把他攆走的!

楊 (默認)

趙 (嚴厲地) 你也希望我姓趙的能夠遠走高飛, 甚至死掉, 免得在薛薛面前洩漏你的祕密!

楊 這我不能!

趙 (諷刺地) 就因爲你不能, 你要能的話你早就這樣做了。

楊 (低頭無話)

趙 (憤怒地) 楊素, 我現在對你說了: 我已經決定將你所有的祕密全部對薛薛宣佈!

楊 (大驚, 但不敢發作) 任伯, 你爲什麼要這樣子, 任伯。

趙 (生氣) 我已經決定了!

楊 (哀求地) 任伯, 我求你不要宣佈, 這對她是沒有好處的, 看在她的分上, 你不要宣佈吧!

趙 (決然) 這是對她對你都有好處的, 所以我要宣佈。

楊 (求他) 任伯! 我不是答應你等我死了以後, 再向她宣佈嗎?

趙 我能等你死, 菩薩不能等你死! ——我原來還希望你同意我宣佈, 然後再宣佈。現在不了, 現在你

不同意, 我也要宣佈了。

楊 (痛苦地) 任伯, 我還是希望你不要宣佈!

趙 你不是愛她嗎?

楊 是的, 可是我不能讓她也來愛我!

趙 她不見得會來愛你?

楊 是的, 她會離開我!

趙 我認爲她離開你, 對你對她都有好處!

楊 她哪一天離開我, 我哪一天就死!

趙 你要她永遠不離開你?

楊 祇要你不宣佈我的祕密！

趙 (冷笑) 我不相信！——我還是要宣佈！

(一段沉默。楊思索着。)

楊 (懇求地) 那末這樣行不行，任伯我答應你一件事，祇要你能不宣佈我的祕密！

趙 (詫異) 答應我一件什麼事？

楊 (吞吞吐吐) 我，我，我答應你……我跟杜青結婚！

趙 那當然很好，不過現在的情形不同了。——我原先以為你跟杜青結婚，你的問題就可以解決。現在你自己承認你愛薩薩，那末，你跟杜青結了婚，你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！

楊 (憤怒) 怎麼你變卦了？

趙 (強硬) 我用不着變卦！變什麼卦？

楊 那末我答應你跟杜青結婚，你爲什麼還要宣佈呢？

趙 (冷酷地) 你現在答應我跟杜青結婚，無非是想和我交換一個條件——想我不宣佈你的祕密。

因此你跟杜青結婚於你自己沒有好處，於杜青更沒有好處，於薩薩也沒有好處！

楊 杜青愛我，我和她結婚，滿足她的要求……

趙 (掄入) 「你」並不愛杜青！

楊 我可以愛她！

趙 你愛薩薩！

楊 我可以不愛她！

趙 祇要我敢不宣佈你的秘密？

楊 嘿！

趙 (冷笑) 可見你完全是欺騙！

楊 (哀求地) 任伯，我向你讓了這樣大的步，你還不能答應？

趙 (斷然) 不能！

楊 (怒) 你憑什麼一定要破壞我？

趙 (莊嚴地) 我站在朋友的立場，主持正義！

楊 (神經緊張) 我楊素的事情，要你姓趙的來主持正義？

趙 (冷冷地) 只有我才能來主持這個正義！

楊 我不要你干涉我的事！

趙 我要干涉你的事！

楊 (怒極，神經大作，一眼瘋狂地注視着趙。聲音變啞) 我楊素，向你屈服到這步田地，你還任心逼我？你存

的什麼心？

趙 我爲朋友好！

楊 我現在沒有其他的話對你說，我要問你：你到底宣佈不宣佈？

趙 (並不示弱) 我到底要宣佈！

楊 一定要宣佈？

趙 一定要宣佈！

楊 (醜惡而殘忍的樣子指着趙，混身發抖) 好！任伯，只要有胆量宣佈，我楊素就有最殘酷的手段來對

付你！

趙 (亦怒) 哈哈！你威脅我！——(堅定地一字一字) 等麟薈回來我就宣佈，就是今天晚上！

楊 好！我認識你，瞧着看……

(門鈴急響，阿寶上開門)

(薈自右門上)

(楊、趙兩人的緊張狀態強告平服)

薈 (對阿寶) 他們都走了？

阿寶 趙少爺還在吶！

(薛敲門進客廳。)

(阿寶下。)

薛 哥哥！(見楊趙二人的氣色極壞，空氣甚酸澀，她看看楊，看看趙，不聲不響地在飯桌旁坐下。)

楊 (沒有回答)

(一段很長的沉默。)

楊 (突然跳起來用全力對趙) 好！我給你一切機會，你願意說的話，都說好了！

(楊飛快的離開客廳跑上樓去。客廳的門嘩的一聲。)

薛 (默默地等楊的脚步聲消失後，慢慢的轉過臉對着趙) 趙哥哥！你們兩個怎麼啦？

趙 (極力裝作無事) 沒有什麼，他發神經病！

薛 你們兩個從來沒有這樣過，今天是怎麼啦？

趙 (伸個懶腰，噓一口氣，極力裝作無事) 呵！沒有什麼！薛，你怎麼現在才回來？

薛 我跟周錚溜着馬路。

趙 (看表) 喔！不早了。——(站起來) 我要走了。(忽然想到) 我到忘了，車子還沒有來呢！(又坐下)

薛 趙哥哥，你來，我要和你談談！

趙 有什麼談的呢？這麼晚，你去睡覺吧！我等車子來了就走。——你明天要上學，我明天要辦公……

薛 不，我不睡！你一定要跟我說說，你跟哥哥爲什麼就生氣了！

趙 （輕鬆地）沒有生氣，誰生氣了，他在我的面前常常有這些怪樣子！

薛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發那麼大脾氣！

趙 你沒有見過就是了，他在你的面前是不肯發脾氣的。

薛 他今天居然常着我發那麼大脾氣，可見這事情是很嚴重！

趙 沒有什麼，你別多心！

薛 不，我一定要問你，你怎麼也得和我說說。——我這兩天看着哥哥就有點不對，他老有心事似的。

趙 沒有什麼，你小孩子別管這些！

薛 （不服）你總說我小孩子，小孩子，你從來不肯正正經經的和我談談，今天你一定要和我談談！

趙 你不想睡？

薛 不想睡。

趙 反正車子還沒有來，就和你談談吧！（站起來找茶喝。）

薛 （興奮地急忙走去按電鈴。）讓她們來換點熱的。

（楊偷偷地在樓梯口出現，樓梯上的燈光照在他身上，使他緊張的油臉顯得十分可怕。他拿着一支手槍，看不往樓下走，就在樓梯的平台上站着。他從客廳的氣窗里偷看里面的動靜。）

(阿寶上，進客廳。)

(楊急忙避過。)

落 阿寶，你去換點熱茶來。

(阿寶應着帶茶杯下。)

薛 趙哥哥！哥哥現在的身體真是太壞了，我說他火氣大，於他的身體有關係！

趙 嘛！不過，他從前的身體並不壞！

薛 現在怎麼那麼壞！

趙 還不是你嫂子死了以後的事！

(阿寶送二杯茶上。)

(楊在樓梯上急避。)

薛 (對阿寶) 你們去睡覺吧！

(阿寶應着下。)

(薛與趙圍住飯桌坐着。)

薛 趙哥哥，你先告訴我，你們今天為什麼鬧起來？

趙 (喝着茶正經地) 那是這樣的，他啲有病，這種病其實不是醫藥所能治的……

(薛關切地聽着，每到一個適當的段落就「嚶」的應一聲。)

趙 我的意思：他這病非要從精神上治不可。所以我希望他能夠結一個婚……

薛 (插入) 你希望他能夠和杜青結婚？

趙 這倒不一定，反正他願意跟誰結婚，就跟誰結婚……

薛 可是，至少你在爲杜青進行這事兒！

趙 這，我當然不能否認……

薛 (吞吞吐吐) 不過，杜青這人……

(楊在樓梯上關切地聽着。)

趙 (懷疑) 你以爲杜青這人怎麼樣？

薛 我沒有怎麼樣，你還是說你的吧！

趙 不，你說說你的意見，這很重要。

薛 (想了想) 我可以向你說：趙哥哥我雖然很同意哥哥結婚，可是我不贊成他和杜青結婚！

趙 (好奇地) 爲什麼？

薛 杜青這人並不算壞，不過，她採取的手段，我一時都不喜歡。——表面上看起來，她對哥哥可以說得很好，可是，她並不是真正的愛哥哥，她無非是旁邊有人在鬧，她把哥哥當做目標，她想得到這

東西，因此，她是自私的，有目的的，凡是這種人一旦不能達到目的，她說不定會懷恨對方，而且即就是讓她達到了目的，對哥哥也不見得就是幸福。——就說我自己也是一樣，要有人用不正當的手段對我好，我是不喜歡的。

趙 (對薛的話很吃驚，不自然地) 你，你的話我也同意。——不過，現在的問題，並不一定要他和杜青結婚，是不是？

薛 (插入) 你們今天吵架就爲的這事情？

趙 主要的是他肯不肯結婚的問題。

薛 他爲什麼總不願意結婚呢？這問題我始終弄不明白。——我嫂子的死，怎麼能使他永遠不結婚呢？

趙 (認真地) 那是不同的，你嫂子的死是不平凡的，同時你嫂子和你哥哥的關係也是不同的。

薛 (熱烈地) 趙哥哥，你一定給我說說這些事情。你想：我也算是這家裏的一員，可是哥哥什麼事情都不讓我知道。——(孩子氣地) 趙哥哥，現在我大了，你給我說說吧！

趙 (想了想) 這話說起太長了……

薛 (撒嬌地) 沒有關係，趙哥哥，你說吧！今天總是晚的了。也好！反正你現在大了，你也應該知道了。

(外面有汽車聲)

趙 (手攆着外面) 車子來接我來了，我要走了。(打算站起)

薩 (趕去把他按下) 你怎麼也不用走。你非給我說不可!

趙 你一定要我說?

薩 一定要你說!

趙 (喝一口茶) 好吧，今天反正是晚的了……

(楊在樓梯上用手機正對着客廳，極緊張地聽着)

趙 (鎮定地) 你哥哥從小就是一個非常聰敏的人，誰都說這孩子將來一定有作爲。——你的父親

是軍界裏的人物……

薩 (插入) 這我知道。

趙 是呀！你父親當時在社會上也有點地位。他祇生你哥哥這麼一個兒子，當然愛得不得了，到哪兒都帶着。——你父親的一個上司，那是個軍閥，他從小就把女兒許配給你哥哥，你父親當然很得意。可是你哥哥是個新人物，他漸漸長大，就不滿意這種婚姻。——以後他進大學的時候我是你哥哥的同學，我們可說是最好的朋友，無話不談！他在那時候，就和你嫂子發生戀愛了……

(極關切地插一句) 那時候，嫂子也是你們的同學?

(楊在樓梯上的緊張的神情比較鬆些)

趙 不，你嫂子剛死了父親，她的境况很壞，她就是一個母親——那就是現在住在北平的那位老太太……

薛 我嫂子有沒有兄弟姊妹呢？

趙 (遲疑一下) 沒有——你聽着：她跟你哥哥發生戀愛，這事情你父母當然極力反對——你父親是一個非常舊式的人——最初你父母是不知道的，以後慢慢的，當然就不能再不知道了。你父親要你哥哥立刻和你嫂子斷絕關係，否則的話他就不認他做兒子了。

薛 那就不做他兒子好了！

趙 你父親把你哥哥禁閉起來，軟的硬的都用了。

薛 媽媽呢？媽媽對兒子總不同一點？

趙 你聽！媽媽有什麼用呢，媽媽就是哭。——你父親一方面就打聽了你嫂子的地址，派人去將你嫂子賣給妓院里……

薛 (震驚) 呀！後來呢？

趙 那時候，我跟你哥哥的消息斷絕了，你嫂子的母親也不知道到哪兒去了。——後來才知道是你父親把她老人家押出北平，流放到黑龍江去了。——這一方面你父親就趕辦婚事。

薛 (焦急地) 我嫂子呢?

趙 是呀!你嫂子不是被賣進妓院裏嗎?當然,她尋了兩次死沒有成功,最後在一個晚上,突然逃到我家裏……

薛 (着急) 她怎麼能逃出來呢?

趙 這些詳細的情形,反正以後和你細細的談!——這不是你嫂子逃到我家里嗎?我就讓她化了裝,把她送出北平,住在天津我姑媽的家里。——當時你嫂子找不到她媽,哭得死去活來,你想:我那時候真是急得不得了,我也只是一個學生,我的比你哥哥好的地方,就是我的家庭比較新式,如此而已!

薛 那末,哥哥呢?

趙 (感慨地) 你哥哥就強迫結婚;可是在婚後的第三晚,他也逃跑了……

薛 他也逃到你家裏?

趙 (點頭稱是) 可是,這一逃就壞了。

薛 (着急) 怎麼呢?怎麼呢?

趙 他逃的時候留下一封信,說是從此以後不再回家了!——他的那位新夫人,出自大家,一頭一腦的三從四德,她認為你哥哥的出走是永遠不能挽回的,她就上吊死了……

薩 (失聲) 啊!

趙 (沉鬱地) 你父親的那位親家公，就連同你父親通緝你哥哥，到處找人，幸虧你哥哥連夜就逃出了北平，到了天津……

薩 他跟嫂子會了面？

趙 會了面！——可是，你聽我說：我聽得你哥哥的新夫人上吊死了，我怕出亂子，就趕到天津，讓你哥哥逃到上海……

薩 嫂子呢？

趙 那時候的情形怎麼還能帶你嫂子逃呢？——當然，他祇能一個人走，你嫂子還是留在天津！

薩 後來呢？

趙 後來，你哥哥又從上海跑到廣東，他參加了革命，他從了軍。

薩 以後呢？

趙 以後你父親就去官，破產，鬱鬱而死。

薩 媽媽呢？

趙 就幸虧你媽媽還留着一點錢。——可是她老的死了，小的跑了，她的命連也夠慘的了……

(場在樓梯顯出傷感的樣子。)

她也死了？

趙 (沉鬱地) 沒有！她總算是等你哥哥回了家再死的。——這以後革命的勢力漸漸膨脹，你哥哥的那位軍閥丈人也失了勢。那一年你哥哥回到北方，他居然是一個少年軍官，那時候他的那種英雄的樣子，和現在完全是兩個人……

薛· 嫂子吶！

趙 當然，他到了北方還不把你嫂子接回家裏去！——這時候你們一家團圓，你哥哥就和你嫂子在北平結婚，一方面把你嫂子的媽媽也接了回來。這可算是他一生中中間最快樂的日子了……

薛

(插入) 後來嫂子怎麼又死了呢？

趙 你聽呀！那時候你哥哥少年得志，年少氣盛，結果就樂極生悲。——他在新婚蜜月里，用手槍，一槍斷了你嫂子的命！

薛

(叫) 呵！——怎麼會的呢？怎麼會的呢？

趙 (感慨地) 大概是太高興了，——當然，打槍的時候我沒有在，這是你哥哥以後親口告訴我的！那一天晚上，他和你嫂子鬧玩笑什麼的。你哥哥問你嫂子，他說：我假如不回來，你打算怎麼樣？你嫂子說：你不回來我就另外嫁人！——沒有問題這是開玩笑的。——後來不知怎麼，你哥哥又問她：這幾年來，我在外頭吃苦，你有沒有偷人？——這也是開玩笑的話。你想：新婚夫婦這樣開玩笑

是很平常的事。可是就這句，出了毛病……

薛 (着急) 怎麼呢？

趙 你哥哥這樣問了，你知道你嫂子怎麼回答她說：要偷人怎麼樣？不偷人又怎麼樣？——天曉得，這不是完全開玩笑的話嗎？——當時你哥哥拿了一支手槍對着你嫂子……

薛 (急) 幹麼拿手槍呢？

趙 也是開玩笑！——你聽我說：你哥哥拿着手槍對着她，你哥哥說：你要是偷人的話，我就這麼一槍把你打死！——誰知道這一槍他以為是保了險的，哪知道這一槍就走了火，真的，碰打在你嫂子的身上，打進了她的胸口……

薛 (將自己的頭埋在手裏，又慢慢的擡起頭來) 她就這麼死了？

趙 還沒有，她在醫院裏住了一個月才死的！(稍停) 從此以後，你哥哥就換了一個人了，他天天喝酒把身體完全弄壞了！

薛 哥哥殺了人怎麼沒有犯罪呢？

趙 這一方面是錢的好處，同時那時候黑暗得很，再一方面沒有人提起控訴，你嫂子臨死的時候怎麼也不讓她媽媽追究——當然，你哥哥要擔負着養他的岳母！

薛 (深思) 那時候我才四歲！

趙 大概是吧！過了一年你媽媽也死了，你哥哥就把你帶到上海來了！——這以後我就去英國留學，四年沒有和你哥哥見面。

薛 (傷感地) 這事情太慘了，怨不得他總不想結婚。

趙 可是他今天已經答應我結婚了！

薛 (詫異) 跟誰？跟杜青嗎？

趙 那還沒有完全決定，反正這以後再說吧！是不是(看表) 喔！太晚了，太晚了，我要回去了。

(趙站起來走)

(薛不聲不響，默然地坐着，彷彿有無限思慮)

趙 (開客廳門) 我走了，薛薛！

薛 (彷彿從夢中驚醒) 喔！(站起來送他)

(趙和薛同出客廳)

(楊在樓梯上急忙避過)

(趙與薛點點頭，薛也點點頭，無話，趙自右門下)

(薛將門關上，回進客廳，極傷感的樣子，深思着，以後又走到牆上的像片下，默然地看着)

(楊神色極慘，自樓梯下，溜進客廳去)

薛 (轉過臉來見楊進來，吃一驚) 唷——哥哥——

楊 (無話，走向飯桌)

薛 (用探問的眼光奇驚地看着他，也走向飯桌) 哥哥！你怎麼啦？

楊 (要薛坐下，自己却站着) 你坐下，我有幾句話，要和你說！

薛 (驚恐地坐下，兩眼直望着他)

(一段沉默。楊極痛苦的樣子。)

楊 (悲慘的聲調) 薛薛，我很對不起你！我現在向你懺悔！

薛 (莫明其妙的看着他)

楊 任伯和你說的話，我都聽見了——他和你說的話都是真的。可是他沒有把頂重要的一點說出來！

薛 (無話)

楊 (斷斷續續，極其沉鬱，痛苦，悲哀) 薛薛！他沒有把真正的秘密告訴你！

薛 (奇怪) 秘密？

楊 (點頭) 秘密——(稍停) 薛薛你不是我的妹妹！你不姓楊！

薛 (驚奇) 哥哥！哥哥你說什麼啦？

楊 (慘痛) 我說你不是我的妹妹，你是你嫂子的妹妹，你是我的姨妹！

薛 (不能相信似的) 哥哥！

楊 薛薛！我不能再瞞你了。這一個祕密我瞞了你十五年。可是現在我不能再瞞你了，我的良心，不許我瞞你了！

薛 (不信似的) 怎麼會的呢？

楊 (痛苦已極) 薛薛！我親手打死了你的姊姊，我不知道多少次，想用手槍打死我自己——可是，你姊姊臨死的最後一句話，還是要我把你當作自己的妹妹那樣，將你扶養長大，所以我到現在還活着……

薛 (長時期的發默)

楊 薛薛！現在你已經長大成人了，我在這世界上的責任，就算是完了。

(沉默)

楊 薛薛！我要告訴你：你的信是我拆的，那封恐嚇信也是我寫的！

薛 (從悲苦中漸漸硬朗) 什麼？——那封恐嚇信是你寫的？

楊 是的，薛薛！是我寫的！——我把你當作自己的妹妹那樣愛你，可是你現在長得和你姊姊一樣大了，我開始像愛你姊姊那樣愛你……

薛 (理智地質問) 那末,你的對我好,是有目的的?

楊 (低着頭) 是的!這是在你漸漸長大中間,我的目的也漸漸明顯起來!

薛 (想理智) 那末,你爲了你這目的,讓我和我自己的母親永遠分離!

楊 所以我現在懺悔了!

薛 你不准我的母親來看我一次?

楊 (低頭受責)

薛 你把老陳調走?

楊 (無話)

薛 你和任伯吵架?

楊 (無話)

薛 你不准我交朋友?

楊 (無話)

薛 你想讓我的命運爲你的目的而犧牲?

楊 不!我今天所以敢告訴你,那就是我並不想達到我的目的!

(薛忽然悲哀地伏在桌上痛哭起來。)

（一段很長的沉默。）

（蔣忽然跳起來。）

蔣 我原來的名字叫什麼？

楊 你原來的名字是李——綺——芳，跟你姊姊差一個字！

蔣（勇敢地）好！從現在起，我決定恢復我的李綺芳！

（蔣迅速地離開客廳，自右門下。門碰碰的二響。）

（楊等蔣走後，慢慢的走向牆上的那張像片前，從口袋裏拿出一支手槍來，對準着自己的腦袋。）

楊（對像片）我打死了你，現在輪到打死我自己了！

（槍聲一響，楊倒下。）

——幕——

（全劇完）